大般泥洹经六卷

东晋沙门法显共天竺沙门觉贤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涅槃部

大般泥洹经卷第一 序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夷那竭国力士生地，熙连河侧坚固林双树间，与八百亿比丘前后围绕，二月十五日临般泥洹。时诸众生各各悦乐，自计清净无疑厌想，忽然自觉悟：“今日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哀愍世间，覆护世间，为世间归，等观众生如视一子，恬淡寂灭大牟尼尊，告诸众生今当灭度，诸有疑难皆应来问，为最后问。”如是觉已，各怀忧戚。

尔时，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青黄赤白玻瓈红色，明耀殊特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一切佛土。六趣众生其蒙光者，罪垢诸恼皆悉除灭，咸皆悲恸泪下如雨，更相谓言：“怪哉！仁者，世间虚空！怪哉！仁者，众生福尽！怪哉！仁者，苦法增长！如来不久当般泥洹。一何驶哉！世间虚空！何其驶哉！世间眼灭！我等当共疾往诣佛礼拜供养，劝请世尊不般泥洹，住寿一劫若过一劫。若佛泥洹，谁为我等亲善慈导？谁为我等救诸厄难？是故仁等有所不了，当诣如来咨决所疑。”

尔时，大地六种震动。时八百亿比丘，皆阿罗汉，心得自在，所作已办，离诸烦恼，降伏诸根譬如大龙，成就空慧逮得己利，如栴檀林以为眷属，功德具足为佛真子。其名曰：尊者迦旃延、尊者薄拘罗、尊者优波难陀等。是诸比丘晨用杨枝澡漱清净，时有妙光来照其身。如日初出照青树叶，赤脉悉现；此诸比丘亦复如是，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，心大苦痛，哀愍安乐诸众生故，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，教化因缘故，疾澡漱讫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绕百千匝，恭敬问讯于一面住。

复有二十五亿比丘尼，皆阿罗汉，心得自在，所作已办，离诸烦恼，降伏诸根譬如大龙，成就空慧逮得己利。其名曰：拘邻女须跋陀罗比丘尼、优婆难陀比丘尼、海智比丘尼等。如日初出照青树叶，赤脉悉现；此诸比丘尼亦复如是，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，心大苦痛，哀愍安乐诸众生故，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，教化因缘故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绕百千匝，恭敬问讯于一面住。

复有诸比丘尼，皆是菩萨，人中雄猛得十地行，教化因缘故现为女身，游四无量能现为佛种种变化。

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诃萨，人中雄猛，一切功德皆已具足，以方便身深乐大乘，正向大乘、饥虚大乘，贪求大乘、渴仰大乘，善能随顺一切世间，未度者度，未脱者脱，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度脱众生，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安慰众生，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兴隆三宝

，于无数劫修习净戒转正法轮，于无数劫修习净戒成大庄严，于无数劫修习净戒行处坚固，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悉成就，等观众生如视一子。其名曰：海德菩萨、无尽智菩萨等。如日初出照青树叶，赤脉悉现；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，心大苦痛，愍念安乐诸众生故，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，教化因缘故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绕百千匝，恭敬问讯于一面住。

复有二恒河沙五戒优婆塞，深乐一切诸对治法——苦乐、常无常、我非我、空非空、依无依、众生非众生、恒非恒、吉非吉、有为无为、泥洹非泥洹，深乐如是对治之法，欲闻妙义阐扬大法，于无数劫净修梵行而无毁失，欲行大乘为人广说，修习净戒欲学坚固大乘，欲学随顺世间，欲学度脱世间，欲学兴隆三宝，欲学转法轮，欲学大庄严，如是无量功德具足，等观众生如视一子。其名曰：光无垢称王优婆塞、善德优婆塞。如是等二恒河沙优婆塞，于晨朝时为供养如来故，人人各作五千栴檀床帐、沉水床帐、众宝床帐、天香床帐、郁金香华床帐等。其诸床帐悉以牛头栴檀香薰，庄严种种奇妙七宝，校饰金绳罗网以覆其上，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、红色红光、玻瓈色玻瓈光、如意珠色如意珠光，以如是等杂色庄严，殊胜希有周匝障幔，皆以七宝罗网罗覆其上，周回四面悬众宝幡，种种杂香以涂其上，金镂织成以为垂带。其宝帐内种种异色庄严如上，七宝织成以为茵蓐，柔软香薰以敷其内。一一床帐各载以宝车，其车严好七宝庄严，前后皆有宝幢幡盖。一一幡盖皆以七宝罗网，青黄赤白七宝庄严，及四种华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，亦以七宝校饰如前，结众杂宝以为华鬘，鲜好白氎图画如来本生之像，表现菩萨从初发意至于成佛，中间受身种种苦行无不记列。夹道两边作众伎乐，其诸乐器皆用七宝，其音和雅皆出无常、苦、空之音，咸言怪哉世间虚空，悲号泣泪声振天地。为供养故各赍名华、细末杂香，又办种种上味之食，用山涧水，燃以香薪，令食细软香味具足。又于坚固林内外扫洒，布七宝沙，香薰宝衣以覆其上。周回敷置三十二行师子之座，皆以七宝庄严，雕纹刻镂，五色晃曜，众妙杂香用薰其座，七宝茵蓐以敷其上。众事办已而作是念：“一切众生有所须欲，我悉施与。衣服、饮食、财物、珍宝、国城、妻子、头目、髓脑、血肉、肌体，贫富贵贱随其所须各令充足，唯除色欲、毒药及害生等不净之施。”是诸优婆塞发菩萨心而作是念：“我等持是床帐、宝车、众物供具，施佛及僧是为最后供养大施。”各作是念：“佛及大众受我供已，今日如来当般泥洹。”作是念已，其心悲乱。譬如日出照青树叶，赤脉悉现；诸优婆塞亦复如是，举身毛孔血流如雨，身心毒痛悲泣流泪。又于坚固林侧，施大帐幔七宝庄校，高广严好上际虚空。于其帐内立七宝舍，馔具毕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幢盖供养遍满虚空，烧香散华犹如云雨，咸皆悲慕哀动天地，抚臆号叫泪下如雨，更相谓言：“怪哉！仁者，世间虚空！一何驶哉！世间眼灭！”头面著地同声请佛：“愿佛及

僧哀愍我等，与诸大众俱受我请，受我请已当般泥洹，令我等饭佛大众得最后施福。”世尊知时默然不受，如是三请，佛亦默然。时诸优婆塞一切望绝，愁忧苦恼。犹如慈父唯有一子，卒病命终，送殡而还，愁忧苦恼；诸优婆塞愁忧苦恼，亦复如是，作礼而起于一面住。

复有三恒河沙优婆夷，皆持五戒功德具足，现为女像化度众生，呵责己身犹如四蛇，八万户虫侵食其体。是身嗅秽贪欲所惑，譬如死尸无一可乐，是身不净九孔常漏，血肉筋骨共相依假以为伪城，手足支节以为却敌，爪齿耳目以为寮孔，幻伪心法以为寮障，放逸调慢以为楼观，恶贼意王居其城内，贪利荡逸驰骋六境。如此贼城，诸佛所弃，愚夫所乐，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罗刹依止其中。如伊兰丛林无可爱乐，聚沫、芭蕉无有坚固，电光、野马、呼声之响、水月、幻、化，如海涛波驶流立草须臾不住，丘冢丛林秽恶充满，狐狼雕鹫鸟鸱饿狗，诸恶虫辈竞止其中，如此秽身安可堪处？若以一毛滴大海水尚可知数，此毒树身四百四病，无量众秽不可称计。如世尊说譬喻，天下草木斩以为筹，大地土石末为微尘犹可知数，此身不净无量杂恶其数过是。是身暴害灭诸善法，是等优婆夷能舍此身犹如弃唾，习行空行、无相、无作，深乐大乘常为人说。其名曰：耆婆尸利优婆夷、胜鬘优婆夷、毗舍佉优婆夷等。于晨朝时，光明照已即觉斯瑞，便各疾办众供养具倍胜于前，来诣佛所，头面著地，请佛及僧。世尊不受，愁忧苦恼在一面住。

复有四恒河沙诸离车童子，在毗舍离城内并外来者，及阎浮提边国诸王大臣，俱乐正法淳修戒行，众德成就伏诸异学及乱法者，普能惠施无畏之法，为众演说无尽法藏，悉能修习诸佛所说甘露妙法，摧伏众魔外道邪论，自持律行令持戒僧得力安隐，自持律行乐听大乘为人广说，普慈愍伤一切众生德皆如上。其名曰：净离垢藏离车童子、常快净离车童子、恒水离垢净离车童子等。是诸离车各办八十四亿栴檀床帐、沉水床帐、郁金床帐、柏木床帐、兜楼香木床帐，亦各八十四亿雕文刻镂，七宝庄严，五色光耀，严饰如前。各办八万四千宝马，八万四千大象王，八万四千四马宝车，悉以神珠明宝绞络庄饰，端严姝妙行如疾风。又办八万四千明月神珠昼夜常明，幢盖幡华大宝帐幔，白叠图像次第如前。其宝华盖广一由旬，彩画细叠以为图像三十二由旬，其幔高显各百由旬，其幡各长一千由旬，七宝庄校严饰如前，其饭香气薰一由旬。敷置床座，于坚固林供具悉备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，头面礼讫于一面住。

复有阎浮提内大长者五恒河沙，深乐正法，淳修戒行，众德成就，伏诸异学及乱法者，深乐大乘。其名曰：月光王蔺卜华首长者、法首长者。如是等长者子及长者女五恒河沙，于晨朝时，承佛威神，办众供具倍复胜前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，头面礼足于一

面住。

复有毗舍离王内外眷属，及阎浮提主大小城邑聚落野人君主，除阿阇世，其余诸王月离垢藏王、日离垢王等，六恒河沙各将一百八十万亿眷属，皆悉勇健，力如龙象，行如疾风，深乐正法，淳修戒行，众德成就，伏诸异学及乱法者，所作供具转倍胜前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，头面礼足于一面住。

复有阎浮提主大小诸王夫人、婇女七恒河沙，除阿阇世王夫人、婇女，皆厌患女身，修行空行，深乐大乘，广为人说，所修功德悉如前说。诸优婆夷其名曰：三界妙夫人、念德夫人等。所作供具倍复胜前。于晨朝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，头面礼足于一面住。

复有八恒河沙诸天众俱，普明天子等，皆乐大乘，广为人说，修行净戒，渴仰大乘；诸众生类乐大乘者，以大乘法断其渴仰；修行净戒，贪乐大乘、坚固大乘、觉悟大乘，于大乘法不起嫉慢；伏诸异学及乱法者，护持正法，修行净戒；随顺世间，未度者度，未脱者脱；欲转法轮，欲兴隆三宝永使不绝，欲建大庄严。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悉具足，等慈众生犹如一子。是诸天等于晨朝时，光明照已觉斯瑞相，咸作是念：“如来不久当般泥洹。”来诣佛所，见众供具，各相谓言：“汝等观彼人间供养，庄严殊特与天无异。供养如来为最后供，种种饭食供佛及僧最后大施，而今世尊悉皆不受。诸仁者，我等今日亦当为佛及僧并诸眷属，为最后施，成大施度！如来及僧并诸眷属，哀受我等最后供施当般泥洹。佛世难值，最后施度倍复甚难。怪哉！仁者，世间虚空！一何驶哉！世间眼灭！”是诸天众咸作是念：“我等亦当供养如来。”即办供具倍胜人间，床帐、车乘、幢幡、华盖、图像、帐幔，悉以天香、天缯、天宝庄严校饰。供具办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绕百千匝，恭敬问讯于一面住。

复有九恒河沙诸龙王从四方来。其名曰：和修吉龙王、难头优钵难陀龙王等。众德具足，哀愍世间，于晨朝时光明照已，各作是念：“如来不久当般泥洹。”办众供具倍胜人天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，绕百千匝于一面住。

复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，毗沙门等。一切鬼王所作供养悉皆如前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，绕百千匝于一面住。

复有二十恒河沙伽留罗王，龙怨伽留罗王等；三十恒河沙揵闼婆王，那罗达揵闼婆王等；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，快见紧那罗王等；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，大快见摩睺罗伽王等；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，游空阿修罗王等；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，法水离垢胜王等；八十恒河沙罗刹王，广怖畏罗刹王等；九十恒河沙丛林主王，乐香丛林主王等；千恒河

沙持咒王，大幻持咒王等；一亿恒河沙欲色众，善现欲色等；百亿恒河沙天女，众蓝婆天女等；千亿恒河沙负多王，宿君坻负多王等；百千亿恒河沙天子，四天王等；百千亿恒河沙风神王；一亿恒河沙乐云雨神王；一切世间寂静云雨王。是诸王等于晨朝时，明照已觉斯瑞相，各作是念：“如来不久当般泥洹。”雨众供具倍胜人天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，绕百千匝于一面住。

复有二十恒河沙香象王，金色绀眼象王等。是诸象王随其力能于雪山中取众香药草，及诸名华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华等大如车轮，及山川水陆所生诸华，以用庄严床帐供具，悲鸣号吼声震天地：“一何驶哉！世间虚空！一何驶哉！世间眼灭！”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于一面住。

复有三恒河沙师子王，大震吼师子王等，皆于众生普施无畏。及诸鸟王，迦兰陀鸟、迦陵频伽鸟王等，所作供养悉如象王。复有诸牛羊王，诣坚固林出好香乳，一切坑池乳皆流溢。复有诸蜜蜂王皆以香蜜盈满其中。如是等比数如恒河沙，悉诣佛所，头面礼足于一面住。

复有万恒河沙五通神仙，与四天下一切众仙俱，忍辱仙人等作种种神力，所作供养悉倍胜前，来诣佛所，以发布地，稽首佛足于一面住。

尔时，十六大国比丘、比丘尼，唯除尊者大迦葉、尊者阿难二众，余者悉集满一由旬，悉皆如前。比丘、比丘尼众于晨朝时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绕百千匝于一面住。

复有万恒河沙诸小山神王、大山神王，世界中间诸鬼神王、须弥山神王，食诸树叶华果种种生类，皆有神力放大光明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于一面住。

复有百千万恒河沙八大河大海大地诸神天子，大小诸王皆有神力，放大光明蔽于日月，于坚固林出甘露水，满熙连河微流清彻，处处皆作七宝阶道，令诸会众饮之无厌。

尔时，力士生地北面南向，有自然善法重阁讲堂，文饰刻画，七宝庄严，五色光耀，清泉浴池华果园林亦自化成，譬如忉利天欢喜之园甚可爱乐。其诸天、人、阿修罗悉睹如来泥洹之相，咸皆悲感愁忧叹息。

复有一亿阿僧祇四天王诸天子皆悉来会，各相谓言：“汝等观此天、人、阿修罗，为最后供养如来故，作此胜妙殊特供具种种饮食，佛与大众受彼施已当般泥洹。我等亦当办众供具倍胜于彼。”皆用天华、天香、天食、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迦拘罗华、摩诃迦拘罗华、曼殊沙华、摩诃曼殊沙华、散多那华、摩诃散多那华，如是等种种天华及诸天香，以成供具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于一面住。

释提桓因与阿僧祇三十三天众所作供养，乃至第六天王与诸眷属所作供养转倍胜前。除四无色及色有无想天，其余诸天亦办供具转倍胜前。

尔时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与诸梵天子无量眷属，各放身光遍四天下，欲界人天身诸光明皆蔽不现，普雨天衣及天名华供办天食，一一天幢、天幡、天盖，从坚固林上至梵天，办众具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于一面住。

复有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与无量阿修罗眷属俱，放身光明遍四天下，释提桓因及诸梵王身诸光明皆蔽不现，亦办饭食及众供具，其诸宝盖悉皆弥覆小千世界。办众供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于一面住。

尔时，天魔波旬与无量魔天女众俱，即以神力普开一切诸地狱门，随彼地狱众生有所愿乐皆给济之。又复普告地狱众生言：“汝等当念如来应供等正觉作最后随喜！此是汝等力所堪能修行福利，当令汝等长获安乐，永得解脱地狱楚毒。”以如来威神故，令魔波旬心转调伏，与眷属俱皆悉庄严兵仗、刀剑、弓箭、金锤、钺斧、罥索、长钩、斗战众具，地狱众生长夜痴冥，远离正法受诸苦痛，城郭门户盛火炽然，兴云大雨令火悉灭。尔时，地狱众生离苦获安。离苦获安已，一一诸魔与其眷属，办众供具倍胜于前，来诣佛所，稽首请佛：“唯愿世尊，哀受我供！受我供已，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称摩诃衍名者若真若伪，我等皆当为是人等作无畏之护。”而说是咒：

“咄翅吒吒罗（一） 咄翅（二） 鲁楼丽（三） 摩诃鲁楼丽（四） 阿罗（五） 摩罗（六） 多罗（七） 悉波呵（八）

“是咒能令诸乱心者得深妙定，是咒能令诸恐怖者离诸恐怖，是咒能令为法师者辩才无断，是咒悉能降伏外道。诸有能护正法者，为是咒所护如佩神剑。我此咒术所说诚谛，其有人能持此咒者，若在旷野、凶害、毒兽、水火难等，若持若说，众难悉除如龟藏六。我等今日皆悉以离诸魔谄曲。惟愿世尊，哀受我供，愿并印可所说神咒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告魔言：“我不受汝饭食供养，为安隐一切众生故，今当受汝神咒法施。”如是三请，世尊亦三默然不受。

时魔波旬及魔天女，稽首佛足于一面住。

复有大自在天王，与无量大力诸天子俱，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梵释诸天乃至阿修罗众身诸光明悉蔽不现。办众供具倍胜于前，华盖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百亿日月悉如聚墨光明不现。

大身菩萨品第二

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佛土微尘佛刹，有世界名意乐美音，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在世教授告第一声闻菩萨名曰大身：“善男子，西方有世界名曰娑婆，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，临当灭度。持此国土满钵香饭，香彻三千大千世界，并以我心现彼大众，彼如来受我饭已当般泥洹。又持众宝床帐供具献彼如来。汝等并自请决所疑。”是时，大身菩萨稽首佛足，右绕讫，合掌受教，与无数阿僧祇菩萨摩诃萨俱，来向此娑婆世界。

尔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地普大动。时会大众释、梵、四天王、魔王、阿修罗，及大力诸天见此地动，举身毛竖，各自见身光明不现悉如聚墨。尔时，大众一切惊起。文殊师利童子告诸释、梵、护世、魔王、诸天王言：“汝等勿怖！汝等勿怖！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国土微尘佛刹，有世界名意乐美音，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告第一声闻菩萨：‘汝行诣娑婆世界，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临当灭度，供饭彼佛及比丘僧。汝等并自请决所疑。’即时大身菩萨稽首佛足，右绕讫，合掌受教，与无央数阿僧祇菩萨摩诃萨俱来诣此娑婆世界，放身光明故令汝等光明悉蔽不现。彼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，供养世尊故遣菩萨来，汝等皆当一心随喜。”时，释、梵、天王及诸大众即复叹曰：“何其怪哉！世间虚空！如来不久当般泥洹。一何驶哉！世间眼灭！”皆悉举声哀号悲哭。

时彼大身菩萨摩诃萨，与无量阿僧祇诸菩萨俱，从意乐美音佛土，各各遍身放大光明来诣娑婆世界。其大身菩萨举身毛孔光明，化为无量杂种莲华。一一华上各有七百八十万城，高广严好。其城七重，城各七宝，阎浮檀金以为却敌。其却敌上列植宝树。其树悉生众宝莲果，皆以金绳连绵树间，以七宝网重罗树外。微风吹动作五音声，其音和雅犹如天乐，人民安隐快乐自在。其城外有七宝池周匝围绕，八功德水湛然充满，不冷不热，微流清净，皆生四种七宝莲华，大如车轮，青黄赤白五色光耀，乘七宝船游戏其中。又其城内亦有浴池，四种莲华大如车轮，五色严好。其池四边，以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玻瓈，面各一宝互相映发，玫瑰为底，布以金沙。一一浴池各有十八黄金梯陛，种种杂宝校饰庄严梯陛，中间皆以阎浮檀金，为芭蕉树列植道侧。天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华，大如车轮遍覆池上，异类众鸟游戏其中。其浴池上悉有种种天香华树，四方风吹遍散池上。其水香净如天栴檀。其城内外有八万四千大王，一一诸王各有无量夫人婇女五欲自娱。人民舍宅各四由旬，垣墙七重悉皆七宝，亦各自有园观浴池，五欲快乐随意游居无有适主。其地柔软，散五色华，薰以天香。又复彼处，无有声闻、缘觉之名，淳一大乘。一一华上皆有大王，处师子座宝机承足，众宝帐幔弥覆其上，以大

乘法化度众生。其诸众生悉在华上听受大乘，书持诵念如说修行。大身菩萨毛孔光明神通变化，其余菩萨亦复如是。时诸众生无有欲乐，但有忧恼悲泣，随路渐渐行诣拘夷大城，各相谓言：“汝等观此天人供养殊特之事，诸来菩萨亦办供具，众味饭食鲜洁香美，无可为喻。”大身菩萨与诸眷属，从身毛孔出宝莲华，所赍饭食供佛及僧。其饭香气普薰三千大千世界，众生闻者一切烦恼皆悉除灭。莲华、宝帐、幢幡、华盖，一切供具无可为喻。从其本国来向此土，乘虚而至犹若高台，一切众生无不悉见。大身菩萨及诸眷属设众供养倍过诸天。唯除如来光明，梵、释、诸天光蔽不现。彼诸菩萨其身毛孔皆雨莲华，其华香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。诸闻香者，罪垢消除，发菩提心。大身菩萨身大无量遍满虚空，自舍如来余无能测，稽首奉献饭食众供于一面住。

南方世界诸来菩萨，其身毛孔出宝莲华，如阎浮提从莲华上起七宝城倍胜东方。西方世界诸来菩萨，毛孔莲华如四天下，城等众具转倍胜前。北方世界诸来菩萨，毛孔莲华如小千世界，城郭、浴池亦倍胜前。乃至十方世界无量阿僧祇诸来菩萨，皆如大身菩萨身满虚空，毛孔莲华犹如三千大千世界，雨种种华及众供具，自舍如来其身光明悉蔽众会，稽首奉献于一面住。

尔时，坚固林侧为大吉祥地，周回敷座三十二行。其处狭小而诸菩萨身大无量，诸天世人皆悉云集而不迫窄。有座如针锋处者，有座如毛端处者，有座如毫芒处者，有座如微尘处者，随身大小各得安立而不苦患。乃至十方微尘数世界六种大动，神通变化现希有相，各各随力设供如前。时阎浮提，唯除尊者大迦葉眷属、尊者阿难眷属、阿阇世王眷属，其余众生无不来会。

尔时，虺蛇、毒螫诸恶虫类，魔鬼、罗刹、杂咒蛊道，皆生慈心，不相侵害如视一子，唯除一阐提辈。

尔时，佛威神故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柔软，无有丘墟、沙砾、荆棘、毒草，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极乐国土。时会天、人、阿修罗众，尽见十方微尘数世界，其中所有悉在目前如观镜像。

尔时，如来从其面门出种种光明耀殊特，诸来会者其身光明皆蔽不现，一切众生稽首劝请，所应作已还从口入。时诸天、人、阿修罗等，即大恐怖，身毛皆竖，各相谓言：“如来光明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更无余事，必是最后泥洹之相。天人奉献皆悉不受，何其怪哉！四功德牙一旦废舍，圣慧日光从今永灭，慈悲宝船于斯沉没。”呜呼痛哉！众生望绝，悲号啼哭，血泪如雨。譬如大云普雨世界，时诸大众啼哭流泪，亦复如是。

长者纯陀品第三

尔时，会中有拘夷城长者，名曰纯陀，与五百长者子俱威仪庠序，观察众会皆已来集，更整衣服为佛作礼，心怀忧戚。如日初出照青树叶，赤脉悉现；时彼长者亦复如是，举身血出，泪下如雨，绕百千匝合掌白佛：“唯愿世尊，与诸大众哀受我等最后供养，当令我及一切众生悉蒙解脱。譬如田家贫子，仲春之节，耕田下种，仰希天雨；今我如是身口意患烦恼众垢，始蒙少习厌离之想，唯愿世尊，当惠法雨与诸大众，哀受我请，枯旱之田得蒙慈泽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一切种智知一切时，告纯陀言：“如来应供等正觉与诸大众，当受汝请最后供养。”

时诸天、人、阿修罗，闻如来应供等正觉受长者纯陀最后供养，一切大众内怀欢喜，异口同声叹未曾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纯陀长者，德愿满足。甚奇！纯陀，生人道中难得之利，汝今已得。如优昙钵华，世间希有；佛出于世难值于此，信心难得，闻法亦难，佛临泥洹最后供养复难于彼。又复纯陀，譬如春月十五日夜，纯净圆满无诸云翳，一切众生莫不瞻仰；汝亦如是，如来应供等正觉，与诸大众受汝最后檀波罗蜜。善哉！纯陀，是故说汝如月盛满，一切众生无不瞻仰。奇哉！纯陀，为佛真子，虽生人道，今皆谓汝为天中天，是故我等当稽首礼。”咸共举声，而赞颂曰：

“虽生人道中，天相悉具足，

我及一切众，今当稽首请。

今若哀许者，当宣微心愿，

若欲度众生，唯应速劝请，

今日天中天，人中调御士，

圆应神通眼，无量功德相，

为众生哀请，舍涅槃方便。

天中天住世，广说甘露法，

久远生死苦，从是获安隐。”

尔时，纯陀长者欢喜踊跃。犹如有人卒丧父母忧悲顿至，临送墓所忽然还活，瞻奉悲喜倍增敬情；纯陀长者及诸眷属，欢喜踊跃亦复如是，五体投地，叉手合掌，以偈颂曰：

“快哉我今得大利，人中妙果悉已获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永闭泥犁恶趣门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生世得值无上果！

犹如沙中求妙宝，忽遇金刚大欢喜。

快哉我今得善离，在在处处畜生惑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优昙钵华坚固信！

快哉我今得善离，饿鬼悭贪饥渴苦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难得施度到彼岸！

从今永闭诸恶趣，阿修罗王究竟离。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如来出世甚难遇！

优昙钵华今得值，亦如芥子投针锋。

快哉我今得善离，四天大王计常想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法王大宝今悉见！

乃至欲天十生处，谛了分明不染著。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世雄难遇今奉觐！

犹如芥子投针锋，值佛甚难复过是，

尽三界源二十五，针锋为喻亦复然。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值遇如来愿满足！

摧灭一切诸凶恶，无量痴冥无知贼。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生值离垢莲华尊！

快哉我今永得离，弥沦涛波生死海！

快哉生世值如来，如海盲龟遇浮木！

快哉我今永得离，生死大海盲龟惑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世未曾有无伦匹！

天人哀请悉不受，难请之宝我今得。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天人修罗所尊奉！

快哉今得现法果，大仙受我最后请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与诸天人俱劝请，

舍彼天人上妙馔，哀愍受我粗涩供！

快哉我今得大利，天人献供愿不果，

我供粗涩如伊兰，如来大慈哀愍受！

诸天人民阿修罗，愁忧号泣稽首请，

如来大悲普慈愍，等视众生如一子，

假令不受众饭供，愿哀天人不灭度。

彼诸天人无余求，唯愿如来永住世！

犹如须弥处大海，时金刚轮安不动，

山水映发端严好，如来如是处大会，

法王威光曜四众，犹如重云举世闇，

日光显出除众冥。今诸天人亦如是，

久远忧悲痴冥闇，唯愿如来久住世，

圣慧日光悉除灭。愿长住世大智尊，

愿长住世大雄士，令我等心离忧怖，

犹若须弥安不动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纯陀曰：“如是，纯陀，佛兴于世甚难得值，犹如海沙一金刚粟；人身难得又复过是；具足信心，亦复甚难；犹如盲龟值浮木孔，得遇如来临般泥洹，最后所供檀波罗蜜复难于彼，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！汝今纯陀，莫生忧恼，应大欢喜。所以者何？当作是念：‘今日如来与诸大众受我最后大施供养，以是善利故应欢喜。’汝今纯陀，勿请如来长住此世。当观世间皆悉无常，一切众行性亦如是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为纯陀，而说偈言：

“正使久在世，终归会当灭，

虽生长寿天，命亦要之尽。

事成皆当败，有者悉磨灭，

壮为老所坏，强者病所困。

人生皆有死，无常安可久，

无色无强力，亦无有寿命。

妻子及象马，钱财悉复然，

世间诸亲戚，眷属皆别离。

三界大恐怖，乃至恶道苦，

斯等悉归灭，安可不厌患？

有有生老相，所谓惭耻法，

计常所侵欺，而谓为长存。

清凉殊胜法，远离于恐怖，

亦得离生老，病死之大患。

乱心愚痴垢，此等谓皆度，

无量无有余，妙胜之寂灭。

其义实无常，亦非荫护法，

但是众苦聚，虚伪非坚固。

无堪无所忍，亦非可常保，

斯等如蚕虫，结网而自缠。

轮回三界中，无一可乐处，

唯有生老苦，病死之大患。

知义者能见，寿命日夜流，

衰减欺诳法，恐怖无暂欢。

疾病忧悲恼，诸非义盈满，

欲火轮炽然，众难竞来集。

智者永不住，受斯大苦痛，

晓了五欲患，是非功德利。

离欲无所贪，明了见真实，

是为解脱观。舍除诸生者，

呵责害结怨，究竟弃诸有。

从此疾离一切数，犹如薪尽盛火灭，

妙色湛然常安隐，不为衰老所灭磨。

无量疾苦不逼迫，寿命长存无终极，

无边苦海悉已度，不随时节劫数迁。

快哉如来超三界，生死轮回不复惑，

汝莫观我永灭度，犹如须弥跱大海。

纯陀我今当泥洹，平等正法永安乐，

诸明智者闻斯义，谛了分明不忧戚。

莫以生死危脆身，微浅智慧测量佛，

我身真实处安隐，唯是天尊能谛了。”

尔时，纯陀白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，我等凡劣得知如来泥洹不可思议。世尊，我今便得与彼大人诸菩萨众及诸罗汉等无有异。如文殊师利童子及阿罗汉，此等众中若有最初受戒，即受戒曰得在僧数；我今凡劣亦复如是，蒙佛威神得同斯等大贤众数。唯然，世尊，愿使如来长存于世，不愿泥洹如燋败种。”

文殊师利语纯陀言：“莫作是愿！所以者何？当作是观，有为行法，性自如是。如是观者，空慧具足，欲求正法当作是觉。”

纯陀答曰：“文殊师利，夫如来者，是人中尊，为天中天，名为应供，岂是行耶？若是行者，为生灭法。譬如水泡速起速灭，往来流转犹如车轮；若使如来是行数者，终不得出人天之上，非天中天，亦非应供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汝岂不闻有天长寿？而今如来不满百岁，云何生死之法，称人天上，为天中天，名曰应供？文殊师利，譬如有人作聚落主，随其功勋渐渐迁转得为高位，众人所敬，财力自在；受福既尽，还为贫贱，人不齿录。若使如来是行数者，亦复如是，非人中上，非天中天，亦非应供，转为下劣。所以者何？起灭法故。是故，文殊

师利，莫作是观，如来应供等正觉是行数也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为知而说，为不知而说，如何妄想而谓如来是行数耶？若如来是行数者，不名三界自在法王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有王，勇猛多力，一人当千，时人号名千力士王，以能降伏千力士故；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，降伏烦恼魔、阴魔、死魔、自在天魔，如是诸魔力士憍慢悉伏，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得为三界自在法王。若使如来是死法者，无实功德如千力士王也。是故，文殊师利，汝莫于如来起行数妄想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譬如巨富长者唯生一子，相师占子有短寿相，父母闻之，心大愁戚：‘我等薄相，居门不吉，生短寿子不复爱重。所以者何？夫天、人、婆罗门中有短寿者，斯等同辈自不爱敬，以短寿故。’如是，文殊师利，若当如来同世人寿者，亦如世人不为父母之所爱敬。如来应供等正觉是行数者，亦复不为人、天、阿修罗之所爱敬，现见转变故。所以者何？同一切法退败知见，而为众生说解脱教，如是义者何名正觉？是故，文殊师利，莫于如来起行数妄想也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如贫女人，无有居止，加复疾病，游行乞丐，止他客舍寄生一子。其客舍主驱遣令出，抱儿随道向丰乐国。于路困乏，蚊虻毒虫啖食其身。经由恒水抱子而渡，水流漂急不放其子，遂至没溺，母子俱死。由是慈心救子功德，身坏命终生净妙天。所以者何？以不惜命救护子故。文殊师利，菩萨如是欲护正法者，不于如来而造行观。造行观者，当知是人盲无慧眼。于世尊所，应正观察不可思议，当知如来非有为法，以是现化安乐众生。彼贫女人救护其子，不惜身命故生净妙天；护法菩萨亦复如是，能知如来非有为法，是长存法，是久住法，因此护法得现法果速成解脱。

“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譬如丈夫远行，寄止他舍疲极而卧，大火卒起焚烧此家，惊觉见火烧逼其身欲出火难，衣服烧尽自愧裸身，不出火宅遂至烧死。以惭愧功德故，身坏命终，八十千返为三十三天王，复百千返为梵天王，来生人中常为转轮圣王，不堕恶趣永处安乐，因惭愧故如是。文殊师利，当知如来是方便行，应如彼丈夫惭愧而死。宁同外道玩习邪见，不为持戒比丘于无为如来作有为想知而妄语！若于如来作有为想者，当知是人阿鼻地狱常为室宅，是故莫于如来作有为数。能于如来作无为想者，从是得度智慧大海，不为死尸之所迷惑，是为甚深智度成就，以此智果疾逮如来具足相好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谓纯陀言：“善哉！善男子，应如是知，如来常住无为，非变易法。汝善男子，有是智者亦能如佛隐覆有为方便示现，汝今不久当成佛道。如此胜妙奇特功德，唯佛世尊乃能叹说。复次，纯陀，应时施及法施，出于一切众施之上应时施者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远行来，若在道路，随其力能疾应所须，是檀波罗蜜种子生大果报。纯陀，汝今随其力能为佛及僧施最后供，宜知是时，世尊灭度垂至

。”

纯陀答曰：“文殊师利，何烦催此垢秽食为？如来宁当待此食耶？如来六年在道树下难行苦行，日食麻米犹自支持，况今须臾岂不能耶？汝谓如来食此食乎？如来法身非秽食身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文殊师利：“纯陀所说真实说也。”又语纯陀：“汝成大智，明解大乘。”

文殊师利谓纯陀言：“汝今便为称可如来，为佛所念。”

纯陀答言：“如来岂偏念耶？一切众生悉平等念。汝莫作此颠倒想说。念、可念者，是二悉无，当作是行。夫爱念者，譬如乳牛，虽复饥渴行求水草，若足未足忽念其子便疾还归；诸佛世尊无此苦念，视一切众生皆如一子，是智慧念，诸佛境界。又文殊师利，譬如象马宝车迟速不同；如是我等九部之乘，不能等问如来智慧。又文殊师利，譬如金翅鸟王陵虚而飞，经由大海影现水中其身长大，水性之类莫能测量其形大小，如婴儿病不堪大药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纯陀所说。然我为诸菩萨故，于甚深功德而立此论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从其面门复放种种色光。文殊师利童子见此光明，知如来泥洹时至，便告长者纯陀言：“汝为如来临般泥洹施最后供，其时已到，宜应速设。纯陀，当知如来不以无事而放光明，其义有以宜速宜速，莫令失时如过采之华。”长者纯陀默然而住。

佛告纯陀：“如来须臾泥洹，汝供养僧今正是时。”如是再三。

纯陀怅恨举声叹曰：“何其怪哉！世间虚空！如来长逝！”悲号流泪，而复启请愿哀久住。

世尊告曰：“纯陀，汝莫啼哭自乱其心，当正思惟修野马观，芭蕉、梦、幻、电光、坏器等无有坚实，当知有为为灾患宅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如来不哀住世，世间虚空！我等焉得而不啼哭？”

佛言：“纯陀，今我哀汝及一切众生而般泥洹，诸佛法尔，有为之法性亦复然。汝于一切诸有为行，当思我昔说无常偈、苦偈、空偈、非我之偈、我说此身为灾患偈、如水上泡生灭之偈，莫但忧悲如凡人法！”

纯陀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诚知如来方便泥洹，我故悲恼不能自持。”

佛告纯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应知如来方便泥洹，当知佛经如涉大海，长寿非长寿、起法灭法、幻法方便法、时非时、性非性，如是等尽应知。纯陀，汝欲疾度三

有海者，可速设供诸天、人、阿修罗所赍供具，今当得为最后供养，令一切众生从我得不动快乐。汝及余人值良福田，汝于如来等正觉所设檀波罗蜜，不留难者亦当自成如来福田。”

时纯陀长者欲度一切众生故，低头泣泪犹如雨下。譬如日出照青树叶，赤脉悉现；纯陀长者亦复如是，血泪俱下而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今当从教。然如来泥洹甚深之义，非我凡细所能测量，亦非声闻、缘觉所知，唯佛世尊智慧境界。”

尔时，纯陀与诸眷属，为度一切众生故，稽首佛足右绕毕，烧香散华供养世尊，并复供养文殊师利，以供办饭故，还归其家。

大般泥洹经卷第二 哀叹品第四

是时，普地六种震动，其中聚落城邑山海，乃至十方皆悉大动。时诸众生各大恐怖，天、人、阿修罗举声悲叹，稽首礼足供养毕，咸皆同时以偈颂曰：

“稽首人中雄，哀我今孤露，

投身尊足下，眷仰妙功德。

听我说生死，种种无量苦，

诸天人闻者，莫不生厌离。

譬如孤茕子，困病自婴身，

虽遇良医治，其疾犹未差，

而医忽中道，舍之适他方。

我等及一切，穷苦亦如是，

始蒙方便治，众邪烦恼见，

世尊大医王，忽当舍我去，

便如穷病子，失医无所怙。

呜呼此世间，从今永虚空！

亦如国荒乱，复失贤明主，

哀哉诸天人，皆当罗刹患！

犹如谷贵劫，民遭饥馑苦，

哀哉诸天人，永失甘露味！

譬如盛火起，众生皆烧死，

哀哉诸天人，恶道永炽然！

哀哉诸天人，长夜受大苦！

轮转生死流，如象溺深泥。

哀哉今天人，血流从身出！

忧悲增苦恼，恋慕心如是，

世尊犹灭度，行业难复测。

日月隐重云，慧光从此灭，

哀哉天人众，长夜处幽冥！

是故怀忧苦，非物所能喻，

视身无可乐，欲舍如弃唾。

不欲常在世，闻佛泥洹声，

唯愿大智尊，住世说甘露。

云除日光显，重冥皆悉灭，

如来慧日光，永消生死障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比丘，莫如凡夫、诸天人辈愁忧啼哭，当勤精进，奉持如来所说实法，专念守行。”时诸天、人、阿修罗等，闻佛为诸比丘说法已，愿请望断，忍割悲恋；譬如孝子，慈母新丧，祖送丘墓，长诀而还，哀感懊恼强自抑止。

于是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汝等当开意，诸佛法应尔，

各各还复坐，谛听我所说。

摄心莫放逸，守持于净戒，

定诸乱意想，善自护其心。

“复次，诸比丘，若有疑惑今皆当问。若空不空、常无常、归无归、依无依、恒无恒、众生非众生、实不实、谛不谛、泥洹非泥洹、密不密、二法不二法，如是等种种法中，诸有疑惑今皆应问，当为汝等随顺说之，当为汝等开不死门然后灭度。是故汝今现

心所疑，各各当问。所以者何？佛兴难值，人身难得，得信亦难，离八难处及持戒具足，此复益难，犹恒沙求金粟，亦如优昙华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百谷药木及诸珍宝皆从地出，一切众生依得生长。如来如是出生妙善诸甘露法，众生因此长养法身。是故比丘当问所疑，如来悉为说决定义然后泥洹，安乐一切诸众生故。”

时诸比丘闻如来决定泥洹已，心怀悲怖，身毛皆竖。如日初出照青树叶，赤脉悉现；其身如是举体支节血泪交流。稽首佛足，右绕毕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快说非常、苦、空之教。如一切众生迹，象迹为上；如是，世尊，说无常想，于诸想中最为第一，精勤修习能离一切欲界贪爱、色爱、有爱，无明憍慢从此永灭。又复世尊，譬如田夫于秋月时，草实未熟深耕其地，春植五谷，草秽不生；行者如是深念无常想精勤修习，能离一切欲界贪爱、色爱、有爱，无明憍慢永不复生。夫田家子以秋耕为上，世尊，法中以无常想为第一。又如帝王知命将终，恩赦天下狱囚闭系，悉蒙解脱然后命终；今日世尊亦复如是，临欲灭度说甘露法惠利众生，贪爱牢狱皆悉解脱然后泥洹。如人为恶鬼所持，遭遇咒师便得解脱；如是众生为贪爱罗刹所持，幸蒙如来圣慧大咒，得脱众邪恩爱罗刹。如人疟病遇良医药，苦患悉除；我等亦然，无量身病邪见烦恼，得世尊法药皆蒙除愈。如人醉酒，不识亲疏尊卑长幼，寻后醒悟，心怀惭愧深自克责；我等如是于无边生死中，醉于情欲，迷于邪见，始蒙醒悟。犹如芦草及伊兰树无有坚实；此身如是，我、人、寿命等无有坚固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如是修无我想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等常修无我想，余人亦修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之想。世尊，如人言日月星宿山地转，此非为转，但众生眩惑谓之为转。如是人言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当知此等众生亦是世俗眩惑。我等所修是平等修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汝说喻，此譬喻中说味说义，汝犹未解，我当更说。如人言日月山地转，此非为转，但眩惑谓之为转，如是众生愚痴颠倒计我、计常、计乐、计净。然彼佛者是我义，法身是常义，泥洹是乐义，假名诸法是净义。汝等比丘，莫眩惑想而言我于一切法，修无常、苦、空、不净想也。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亦修三种修净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三种修，于我法中亦无实义，修性升降故。苦乐想颠倒、乐苦想颠倒，无常常想颠倒、常无常想颠倒，非我我想颠倒、我非我想颠倒，不净净想颠倒、净

不净想颠倒，如是四颠倒想者，不识平等，于此所修非为正修。苦不苦修、无常常修、非我我修、不净净修，此四种修是世间乐、常、我、净，离世间亦有四种乐、常、我、净。汝等当知，名味者，世间法；义者，出世间法。”

时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当云何如世尊教，修三想见四颠倒者？唯愿如来住世一劫若过一劫，如世尊教，我当修行！若当如来不住世者，我等何能久与毒蛇同其窟宅永违如来？谁当住世任持正法？当随如来入于泥洹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莫作是语！莫作是语！比丘当知，如来正法付大迦葉。大迦葉者，当为汝等作归依处，亦普救护一切众生如佛无异。比丘当知，譬如大王典领诸国，若欲游行余国，要立一大臣兼知国事如王在时；我亦如是，于此世界寻当安立摩诃迦葉。但汝等比丘，先所修习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想者，非真实修。譬如春月，诸商人辈至欢会时游戏水边，众中一人有失琉璃堕深水底。时诸商人各各入水为求宝故，或得瓦石沉木谓为是宝，欢喜持出乃知非真。彼琉璃珠故在水中，光色彻照明踰日月。众人见光知是名宝，叹其奇特各欲求取，时有一人巧智方便取得真宝。如是比丘，汝于一切苦、空、无常、不净，作尽想受言我修习，犹如彼人手执非宝而自欺诳。汝等比丘，莫如彼人空自欺诳，当如商人有黠慧者。比丘当知，有我、有常、有乐、有净。汝等所修一切摄受皆是颠倒，如彼不识琉璃宝珠。汝等比丘，修真实法如得宝珠，于不真实法修无常想。”

诸比丘言：“如世尊说：‘一切诸法皆悉无我，当如是修。如是修时，我想即灭；我想灭已，正向泥洹。’此有何义？唯愿世尊哀故更说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，汝等欲除吾我惑者，应如是问。譬如有王闇钝少智，时有药师亦不明了，欺诳天下受王奉禄，唯知乳药复不善解，而常以此疗治，国人又复不知风痰哑唾病之所宜，而闇钝王谓为上医。时有明医晓八种术，从远方来语旧医言：‘汝为我师，我为弟子，当从汝学。’旧医言：‘善哉！当教汝不死药法。汝当勤学四十八年，令汝尽知无上医术。’便将后医出入王宫，是闇钝王亦相爱乐。彼后医便白王言：‘大王，应当学诸技艺。’王大欢喜便从受学，智慧渐增，乃知旧医无智欺诳，驱令出国，加敬后医。彼后医知时已至，复白王言：‘欲有所请，当随我意。’王答言尔。医言：‘大王，先医乳药毒害危险不复可服，应舍此法。’王即从教普下国内：‘自今已后，服乳药者当重罚之。’尔时，后医以五种药，甘、酢、碱、苦、辛等五味用疗一切。时王得病，请医治之。医观王病应用乳药，便白王言：‘唯有乳药能令不死。’王语医言：‘汝今狂耶？先言是毒令我驱彼，而今复言应服乳药。’后医答言：‘不也，大王，此言有意。譬如板木有虫食迹似王名字，不善书者谓是真字，其善书者乃知非真。先医如是虽合乳药，不知分别时节所应。当知乳药有能杀人，亦不杀人。不杀人

者，养乳牛时，放在旷野无毒草处，择水而饮，不加杖捶，出入以时，构彼乳时泡沫不起，当知此乳救一切病，为不死药。’王言：‘大善！’便服乳药。时国人民闻王服乳皆悉惊怖，来诣王所咸言：‘此师将非鬼耶？先言杀人，今令大王还服乳药。’时王即为人民广说乳之升降，王及人民增加恭敬供养后医，奉用其法常服乳药。

“比丘当知，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，为大医王出兴于世。为坏外道邪医术故，与众生王渐相习近，知爱乐已，便教令舍外道邪受而语之言：‘无有吾我、众生、寿命。’似彼虫食为书，诸异道辈受吾我故而言无我。一切众生承如来言，展转相教皆说无我。此是如来知时方便济众生故，说一切法其性无我。非如世间所受吾我故，说一切法其性无我。时复说我，如彼良医明乳药法，当知我者是实，我者常住、非变易法、非磨灭法，我者是德，我者自在。如善乳药医，如来亦然为诸众生说真实法。一切四众当如是学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告比丘：“于诸法律若有疑惑当问如来。”

诸比丘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等已修诸修之上，解知身相皆悉空寂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莫如一切智说而言：‘我修一切身相皆悉空寂。’”复告比丘：“汝于法律犹有疑惑应当更问。”

诸比丘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应供等正觉平等之义，非我境界岂敢重问？诸佛所说不可思议，诸佛所行不可思议，是故我等及诸众会，皆悉不堪重问如来。世尊，譬如有人年百二十，身婴长疾萎在床蓐。有一丈夫无有智慧，财富无量，来诣其所就彼床上，执病人手而语之言：‘善男子，汝当取我珍宝库藏。我欲余行远至他国，或经十年或二十年，我后还时悉当归我。’时彼病人无有子息又无眷属，病转增笃遂便命终，所寄财物皆悉散失，财主后还欲往求索，不知所在。如是世尊告我等言：‘于诸法律若有所疑今皆当问。’若使声闻问如来者，恐此正法不得久住。又复不知何者应问，能令一切众生咸蒙其庆。是故，世尊，我等今者不堪重问。如有士夫，相师占之，年百二十，眷属成就，财富无量。复有人来语士夫言：‘我有财宝今以寄汝，汝当为我出入息利，或经十年或二十年还悉归我。彼时士夫即取财物为其生利，主后来索，悉皆还之。如是，世尊，尊者阿难诸声闻等，护持如来所说法藏，欲令长存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以声闻乘故。唯诸菩萨摩诃萨、迦葉等应令咨受，百千万劫堪任奉持如来法藏，一切众生悉当蒙庆。是故，世尊，当令菩萨为众生故请决所疑，非是我等凡品所堪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比丘，得无漏法成阿罗汉，故能作此真实之说深解我意。有二因缘当令菩萨任持正法，能使大乘法藏久住，又使一切众生悉蒙

其庆。”

长寿品第五

尔时，世尊普告大会：“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三法中及诸律教有所疑者，今皆应问。”如是至三。

尔时，座中有那罗聚落菩萨，姓迦葉氏，婆罗门种，承佛威神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稽首佛足绕百千匝，右膝著地，以天香华供养毕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欲有所问，唯愿世尊慈愍敷演。”

佛告迦葉菩萨摩诃萨言：“如来应供等正觉，恣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所问者皆承如来威神力故，亦因一切众生善根故。今日如来四大贤众以为眷属，诸大师子以为眷属，诸金刚士以为眷属，妙智大海以为眷属，其会菩萨皆悉成就无量功德，如是等众以为眷属。我等凡劣欲有所问，不蒙如来神力加助不能发问。是故我今敢有所问，当知皆是如来神力。”即于佛前，以偈问曰：

“何因得长寿，金刚不坏身？

云何受持此，契经甚深义？

菩萨化众生，说法有几种？

何等人能堪，名为真实依，

虽非阿罗汉，量与罗汉等？

天魔如来说，云何能分别？

云何知平等，四圣真谛义，

及四颠倒相，苦空非我行？

云何见菩萨，如来难见性？

云何得具足，晓了半字义？

云何善化现，如雁鹤舍利？

云何得智慧，如日月宿王？

云何为菩萨，愿哀决定说？

如此诸法门，无量甚深义，

我等所应知，故能发斯问。

岂敢问如来，诸佛之境界！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渐阶如来一切种智，乃能问斯甚深经义。一一方面阿僧祇恒沙诸佛，从本已来自于世界坐道树下成等正觉其数无量，本为菩萨得菩提道次第开觉，皆悉因问如来深法藏故。汝等今日亦复如是，能以一切种智境界而问于我，安乐一切众生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请问世尊一切种智境界。譬如蚊蚋，不能飞过虚空大海彼岸，亦复不能悉饮海水；我亦如是，不堪世尊虚空大海甚深智慧而得无畏。世尊，又如大王髻中明珠，其守藏者增加守护如护其顶；我亦如是今问如来甚深正法，如来广说决其疑网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我今当说长寿之业。菩萨摩诃萨行此业者，为等觉因。汝等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听彼行本，广为人说，因生等觉。善男子，我亦因行彼业广为人说，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譬如大王，其子犯罪闭在牢狱，为其子故普赦诸囚以救其子；如是菩萨修长寿业，一切众生如一子想，于诸众生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受持净戒不害众生，立一切众生于五戒十善业迹，随其力能济诸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为断一切恶趣业缘，未脱者脱，未度者度，志念坚强成方便智，因此业行得依果报果，长寿无极成大妙智无畏自在，菩萨如是永离死法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犹如一子，此有何义？若言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如一子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于佛法中或有犯戒、作五逆罪、诽谤正法，于是众生皆当修习一子想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迦葉，我视一切众生如罗睺罗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若当尔者，云何一时月十五日布萨大会众僧清净，有一未受具足戒者，盗入听律，时金刚力士瞻佛神旨，持金刚杵碎令如尘？云何一切等视如子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莫作是语！彼童子者，是化作耳！欲明正法，犯罪应弃，以肃将来，令怀盗心者及一阐提辈恶心潜伏。如王大臣执犯法者，随罪治之；佛亦如是，有坏法人以理惩罚，令犯恶者自见罪报。如来常以自身光明安慰众生不恐不害，虽有众生不蒙光明而至死者，如来于彼不舍大悲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汝等若能善解如来微密义者，今当更说。譬如，迦葉，他方有诸比丘，持戒清净，道德淳一，威仪具足。彼方如来已般泥洹，诸比丘众无任持者。以彼众僧无大师故，无道之人恼诸比丘。时有国王好乐佛法，害彼恶人或逐出国，以逐彼恶人安立正法故获福无量。所以者何？罚其重过立大法故。又如人家生诸毒树应速翦灭，如

是法中犯戒乱法，如害主奴皆应逐出。若不逐出，当知是辈去我法远；若逐出者，是我弟子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以是义故，不等众生同一子也。塗割等观，此言乖矣！若言如来治坏法人，何有此义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生子端正，聪明黠慧，举世无双，众所爱重。父将其子往诣师门学诸技艺，白彼师言：‘我虽生此子福德端正，未学技艺，为我教学必令成就，若不如法勤加杖策。我有四子皆就君学，正使三子由杖而死，余有一子故当苦治要令成就，我犹不恨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于意云何？父母及师苦教其子乃至失命，父母及师犯杀罪耶？”

迦葉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爱念子故欲令成就，虽加杖楚无憎害意，其福无量无有杀罪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亦然，其有坏法犯戒之人，等视如子慈愍教诫，欲令成就坏法犯戒，应当苦治无有过也。是故当知，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如一子想，修习如是平等三昧，心不怀害，是为菩萨长寿之业智慧自在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一切众生如一子想，菩萨摩诃萨修行此想得长寿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，勿说此义，如戏儿法两种语也。世尊，譬如戏儿于大会中，叹说种种供养父母，自还其家反逆不孝，恼乱二亲不报恩养；世尊亦复如是，言菩萨摩诃萨视一切众生如一子想，缘是功德便得长寿，智慧自在常住不死。而今世尊同人间寿，得无世尊无数劫中，常于一切众生怀刀剑想耶？怪哉！世尊，受斯短寿害众生果，同其世人百岁寿命，尚非菩萨，况复如来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莫于如来应供等正觉前发斯粗言。汝善男子，当知如来长寿无量，当知如来是常住法，当知如来非变易法，当知如来非磨灭法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云何得知如来长寿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阎浮提八大河及诸泉流悉归于海无有尽极，当知大海泉流之器；如来亦然，诸天世人一切寿命，皆归如来寿命大海。以是义故，当知如来其寿无量。又复迦葉，譬如虚空常住不变，如来常住亦复如是。亦如醍醐清凉之药能除热恼，如来应供等正觉常以清凉醍醐法药，广为众生除诸患难。是故如来常住清凉，无诸患恼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当如来长寿无量，又欲安乐一切众生者；今日世尊，应当住世一劫若过一劫，以清凉法水普雨众生。唯愿世尊，哀愍住世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莫于如来作尽灭想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及诸外道尚有五德，能住寿一劫若过一劫，经行虚空坐卧自在，左胁出火，右胁出水，从身出烟，能令自身大而无极、细入无间。有此五德便得如是自在神力，岂况如来成就一切无量功德，而力不能住世一劫若过一劫？是故当知如来常住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，当知此身非秽食身。于此世界应化之身如毒药树，今当舍之。是故，迦葉，当知如来法身常住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，广为人说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间者、出世间者，有何等异？”

佛言：“如来常住，世人亦言常住：‘我迦葉种说，先师梵天其神有常周游往来。’若如来常住者，世间法、离世间法未见其异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长者，有一乳牛付牧牛者，令其养饲别放旷野无毒草处，不与群牛共系一厩，爱护饲养欲得好酥以给眷属。如是不久，其人命终，彼牧牛者寻后复死。时有野人游行泽中得此乳牛，便构其乳以自给活，欲作酪酥不知法用，盛以弊器冷暖不适，竟不成酪，亦不得酥，复坏乳味坏乳凝浊谓是酪酥，作酪酥想而取食之。众生愚痴亦复如是，正法淳泽深广妙义，佛既灭度如牛主死。彼诸众生在生死旷泽如彼野人，以世俗智于佛正法淳泽律仪作颠倒想，言有众生、我、人、寿命，此是解脱，此是常生。是诸众生邪惑所覆，不识解脱，不识常住，习诸异见不得出要，远离真谛律仪行处，不知如来是常住法；如愚野人不得牛乳五种时味，自谓食酥，而实不得五种味中一种味也。但著世俗梵天造化，言是常、是众生、是解脱，因求梵天修少梵行离邪淫故，孝养父母故，少得生天自然乐食，如彼野人食其坏乳。善男子，世俗梵行供养父母，不知三归，当知此果岂有常也？供养父母、不邪淫等，可得如佛所化。无常糠糟世俗法耳！唯有如来常住不灭。是故，善男子，当作方便离诸狐疑，勤思如来是常住法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是时野人畜彼乳牛，会遇转轮圣王出兴于世。转轮王法应有乳牛，王德力故令彼野人舍牛，余行牛自然往转轮圣王主藏臣所，主宝藏臣知此乳牛必出五时精味之乳，定是圣王福德感应。佛为法王出世之时亦复如是，如彼乳牛世间所受常法音声，迁为如来常法之音，凡俗野人摧伏破散舍牛而去常法乳牛之音，便往如来、弟子、宝臣前住，众生福力故令常法乳牛出常香乳。是故，善男子，当知如来常法，非变易法，世间凡愚所不能了，皆因如来常住音声故得知耳。彼诸世间应作是念：‘夫常法音，即是如来常法音也。从此音声，当知如来无数无量。’如是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持如来常住二字历劫修习，是等众生不久当成等正觉道如我无异。汝善男子，慎勿放逸，常修二字坚固受持。今日如来当般泥洹，此是一切诸佛定法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为法？法有何义？愿闻定法其性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今欲闻法性耶？”

迦葉白佛：“愿闻广说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法性者舍身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舍身者增疑论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莫作是观，谓如来舍身更受身也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不问受身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莫作是说诸法断也。复次，迦葉，如非想天彼无色阴，其诸众生云何住、云何死、云何现，彼诸心想云何回转；是佛境界汝应当问，亦应当问我更受身。若人问汝，彼无想众生形想住处受乐云何，以何答乎？但非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境界所及，唯是如来境界行处。又善男子，如来身者，方之于彼倍复难知，非诸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境界所及。如来为何处住、云何现，如来不可思议方便身，非汝境界。善男子，汝于我所但作是念：‘如来常住，法、僧亦然。此三事者非无常法，常住不变，清凉真实，离诸恼患。’若不尔者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清净三归悉不成就。应如是修不可思议常住之法。善男子，譬如有此树者必有此影，若无彼树亦无彼影。若不见树而言见影，无有是处。如是既有如来，必为一切常作大树，覆护众生为众生依。若使如来是无常者，不名应供为诸天人作最上依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，世尊，夜闇冥中，树影现耶？”

佛言：“有影既有。其树云何无影？但非肉眼所能见耳！是故当知，既有如来则为常住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。如彼树影，闇冥之中，肉眼不见；佛泥洹已常住不变，肉眼不见亦复如是，而彼妄想于如来所作无常念。若善男子，汝等父母及所尊重，于佛法僧作非常想者，悉于三归皆不清净。汝今当以三法常住而劝教之，令于三法得成菩萨三归之名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从今日始当以佛、法、僧三法常住，启悟父母乃至七世，皆令奉持常住之法。奇哉！世尊，三法常住，我当受学，广为人说。若彼不受此真妙教，当知是等无常惑者，然我当日日三时为说令其亲近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护持正法应当如是，亦常修习不害慈心。彼不害果，便得菩萨长寿无极、智慧自在。”

金刚身品第六

尔时，世尊复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如来身者，是常住身，是不坏身，是金刚身，非秽食身，是则法身，当作是观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非我凡品所能观也。所以者何？若当如来般泥洹者，便是破坏身、尘土身、秽食身。若当如来永不泥洹，应当随顺修平等观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莫谓我身与世人同危脆破坏，长夜劫数轮转生死。如来身者，是不坏身，非世人身，亦非天身，非秽食身，是非身身，亦不生亦不灭，不集起，不流转，无边际无足，非智非行，本性清净，无所有，无所受，无来去，不住不动，不味不触，无识无思，无等无上，非趣趣趣，永断非断法，非事非实，非觉非想，非始造非终成，非建立，非盈满，非方处，非舍宅，非止息，非寂静，广净离诸烦恼，非取非染著，非诤离诤，常住非住故不伏不死，非法非非法，非田非非田，非可尽，非比丘非非比丘，离名字，离赞叹，离言说，离修习，离思愿，非和合非不和合，非量非非量，非到非不到，非通非碍，非相离相相相庄严，非持非有离有，能为福田，实不可见、不可示，如如真实，度一切众生而无所度，脱一切众生而无所脱，净一切众生而无所净，覆一切众生而无所覆，教授众生而无有二，无等无等等，无量等、虚空等、无处等、无生等、无所有等、无等、离等，寂灭非断行，不转转究竟，一切摄受断甚深妙，现不二教不舍自性，非成、非长、非短，非阴、非界、非入，非有为相、非无为处、非长养，不高不下，非藏积非非藏积，非地非非地。如是无量不可思议功德为如来身，无有知者，无有见者，无有说者，无有论者，非世间所摄受，非因非无因。一切妄想取相言泥洹无以为比，如是无量功德成就名如来身。如是，迦葉，如来身相者，作声闻、辟支佛所知。如是成就如来身者，是为法身，非秽食身，云何当有若病、若恼、若坏如坏器耶？随受化者现老病死，如来法身金刚难坏。迦葉，汝从今日当作是知，如来身者非秽食身，广为人说，从妙因生则为法身、为金刚身、为淳厚身，当作是知常住法也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功德具足如是，云何当有若病若死？我从今日当观如来法身常住，非变易法，善胜寂灭，为人广说。唯然，世尊，如来法身金刚不坏，而未能知所因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护持正法功德为因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云何护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其护法者，非为五戒，亦非习行贤者律仪。于恶世中不惜身命，执持利器防护法师、诸持戒者，是为护法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比丘与彼持器仗人共俱行止，将无非比丘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迦葉菩薩复白佛言：“此则剃头居士耳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莫作是语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独处闲居修行头陀九法，乞食、少欲、静默、禅思、观身经行，亦为人说施戒修德行业因果，而不能广宣无畏，亦复不能降化诈伪恶人，当知是人不能自度亦不度彼，修持梵行独善而已。若复比丘行头陀法兼得无畏，广宣九部——修多罗、祇夜、授记、伽陀、因缘、如是语、本生、方广、未曾有，以化众生自度度彼。又为人说契经要句，言某经所说不畜奴婢、牛马畜生及不应法物，若当畜者非出家法，是人犯制罢道驱出。诸犯戒者闻作是说，群党瞋恚害彼法师，彼虽命终犹能自度亦能度彼。是故，迦葉，诸优婆塞、若王大臣当护持法，亦当降伏剃头居士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时，世有佛名难提跋檀如来应供等正觉出兴于世，亦常于此拘夷城住。时此世界广博严净，譬如西方极乐国土。其诸众生皆悉安乐无饥渴想，纯诸菩萨。彼佛在世无量亿劫而般泥洹，遗法住世亦复无量亿劫。如是余四十年佛法未灭，时有比丘名佛度达多，出于世间，大众眷属前后围绕，成就无畏而为说法，以九部经教诸比丘言：‘其契经说，不得畜养奴婢、畜生及不应法物。’诸犯戒者便起瞋恚，群党相助欲害法师。时彼国王名婆伽达多，闻彼恶人欲害法师，为护法故即执利器，与共苦斗摧灭恶人。王身被疮诣法师所，法师为王说护法功德，王闻法已寻便命终生阿閦佛国。时王眷属共护法者，命终次第皆得往生阿閦佛国，发心随喜者皆成菩提。佛度达多寻复命终，亦生彼国为阿閦佛第一弟子，婆伽达多王为第二弟子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时国王者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时法师者，迦葉佛是。迦葉，当知护持正法功德无量。我本以不惜身命护正法故，得此金刚不坏法身。”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如来法身真实常住，非磨灭法，我意谛信犹如画石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是故，善男子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当勤方便护持正法，亦当广说护法果报。又复迦葉，夫为法师持净戒者常应自护，无自防具勿轻举动。若优婆塞不受具戒而学大乘，为护法故持器仗者，当依是等以为伴侣。”

迦葉菩薩复白佛言：“世尊已说与持杖俱，为非律仪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般泥洹后浊世之中，因谷贵疾疫，诈形利养众多无数。时有法师持戒持律威仪具足，为彼驱逐若害若杀。当尔之时持戒法师，游诸城邑险难旷野，我听与彼国王、大臣、野人、居士、旃陀罗等，不受具戒能护法者以为伴侣。彼诸人等虽不受

戒，护法功德果报无量胜受戒者。其法师者，奉持戒行清净威仪，深乐大乘为人广说，能以香油、幡华、供具，与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更相献遗，而不毁失沙门法行，是名法师持戒者。自身摄持真实之法犹如大海，威仪具足是名持戒。若复持戒，不乐快乐，不喜名誉，厌恶利养，常为人说少欲知足，如是等比，己利损减，眷属不悦，不名法师。于自徒众起厌悋想，自坏眷属，亦名坏僧。

“僧有三种：犯戒僧、童蒙僧、清净僧。于三种中，坏犯戒僧及童蒙僧，不坏清净僧。犯戒僧者，愚騃凡夫顺犯戒者不相检察，为贪浊故而共和合，是名犯戒僧。正使自身能持戒者，亦复名为犯戒数也。如是等僧不应行而行，若能化此诸非法者，名为法师。童蒙僧者，习行无事钝根愚痴，设得利养自供眷属，各各修立不共和合，自恣布萨亦复不与犯戒者同。若能化此愚痴非法，是名法师。如法律僧者，如是等僧，众魔百千不能沮坏。菩萨僧者常自清净，彼二种僧名为犯戒法师者也。

“持律师者善教化，知时、知重、知轻，不断非律亦不断当。如法律者，云何名为善教化知时？所教化者，或是菩萨，或是童蒙。若菩萨教者为护法故，亦不观察时非时、余无余，若开若制随其所应，聚落冢间自在游止，护法心故无所违犯。唯除伎儿、寡妇、淫女、诸童女家、学声闻处所不应行，余一切处，护法菩萨来往周旋终日无过，是名法师知时教化。知重者，若见如来制戒初始所因起事，轻慢心犯及四重法不名出家，是名知重。知轻者，若见比丘一一缘起所犯轻戒，心亦不重或自忆念，如如来戒犯事不满，是名知轻。不断有余律者，若畜奴等诸不净物，于律有残不应断当，常不欲与犯戒者诤，是名非律不应断当。虽非戒律，余经中说与戒律同者，是亦名律不应断当。随言说者，是名守文，不解一字。若能解者，三世诸佛所说经中心得无畏。如是佛教深广无量能护持者，逮成如来法王不可思议。”

于是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如来法王不可思议。如来常住，非变易法，我当奉持广为人说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迦葉，奉持金刚不坏法身，欲学等观如来身者，当修金刚不坏法观。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者，便得等观无上法身。”

受持品第七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持此甚深契经功德，我今当说。其有众生闻是经者，生生不堕四趣之中，在所生处常近诸佛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当何名斯经？云何奉持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是经名为《大般泥洹》，初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后语亦善，善义善味淳一满净，金刚宝藏我今当说。善男子，如阎浮提八大河水皆归大海，其水无尽；大般泥洹亦复如是，灭烦恼降众魔，背生死舍离化身，故名泥洹，一切诸佛同此妙法无有尽极。又如医法有微密术者名为大医，一切方药悉入其中；如来所说微密法藏亦复如是，一切九部悉入其中，故名大般泥洹。譬如夏月，耕田下种常有希望，既收其实众望都息；行者如是，于一切经修习禅定常有希望，学此经已，速成解脱超三界有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人重病，如服醍醐，次服八种甘味之药，其药最良；如是众生于佛密教有惑乱病，渐以大乘经而教化之，然后为说大般泥洹八味法药。八种味者，常住法、寂灭法、不老、不死、清凉、虚通、不动、快乐，是八种味名大般泥洹。若有菩萨住此大般泥洹者，常能处处示现泥洹，是故名为大般泥洹。若善男子欲于大般泥洹而般泥洹者，当作是学如来常住，法、僧亦然。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行此《大般泥洹经》者，当于如来作常住学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法身不可思议，所说妙法不可思议，众僧功德不可思议，此经不可思议。我从今日，其诸众生心刚强者，当为彼灭长夜生死无知余冥。”

大般泥洹经卷第三 四法品第八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，能为人说《大般泥洹经》。何等为四？能自专正，能正他人，能随问答，善解因缘，是为四法。

“自专正者，闻佛切教，能随厌怖，身毛皆竖。如佛所说，宁抱炽然枯树举身焦烂，不于如来方便密教其心未悟，闻说有常便起诽谤而言魔教世论，歌颂说无常者而谓真实。宁以舌舐炽然枯树，不说如来真实无常。若闻他说辄便惊怖，于说法者而起悲念，深信如来法身长存，老病死法所不能坏，当知世尊不可思议，教法亦然。如我所说，枯树经等善自执持，是为菩萨能自专正。

“能正人者。如世尊说法，有一女人乳养婴儿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有所顾念，在于一面思惟而住。尔时，世尊知其所念，即以其子为喻而说法言：‘譬如母人善养其子，初以指爪而含凝酥，令其消已渐复更增。’时彼女人心即开解，便白佛言：‘世尊，大圣知我心念而作是说。我今晨朝多与儿酥，将无损寿？’佛言：‘不也，此儿已大，堪食无患。’女人欢喜而白佛言：‘奇哉！世尊，善说随顺消不消法。为受化者先说无常、苦、空、不净。若当众生信心未固，便为彼说常住法者，坏彼信根，常酥不消。’佛言：‘善哉！善女人，应如是学，初养子法，渐与易消柔软之食；年既长大，与坚实者能消无患。我亦如是，为诸弟子先说不净、无常、苦、空柔软之食，道心既增堪受

大乘，然后为说此摩诃衍大般泥洹，甜、苦、辛、酢、咸、淡六味坚实之食，以苦酢味、无常碱味、非我苦味、悦乐甜味、吾我淡味、常法辛味，以烦恼薪燃幻行火，熟大般泥洹甘露法食。复次，善女人，譬如姊妹有诸缘事舍家出行，诣他聚落或久不还。汝有二子，一者纯善，一者弊恶。临欲行时，珍宝秘藏不语恶子而付善子？’女人白佛：‘实尔，世尊。’佛问女人：‘何故宝藏不语恶子？’女人白佛：‘彼恶子者，所作非义，为放逸行，食用无度，是故不语。其善子者，能立门户荣显宗族，是以付之。’佛言：‘应尔。我法亦然，欲入方便般泥洹时，如来宝藏秘密法要悉付弟子，不授犯戒诸邪见者。汝今于我为作灭想，为作常想？’女人白佛：‘我于如来作常住想。’佛言：‘姊妹，如汝所说，应作是观，莫作灭想。当知如来是常住法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。其有众生于如来所修常住想者，当知是等家家有佛，是名能正他人。’

“能随问答者，犹若有人来问如来：‘我当云何得大施之名流闻天下而不舍财？’佛告族姓子：‘唯有清素不畜童仆修持梵行，而乐施彼奴婢妻妾；断除肉味，而乐施以肉；避酒不饮，而乐劝以酒；常习时食，而施以非时；离诸香华严具器物，悉以香华庄严之具而施与之。如是等类，随其所施皆悉归已，为大施主。若如是者，便得大施名闻天下，未曾损己一毫之费。’如是比说，能随问答。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不食肉者而以肉施，其食肉者得无大过？岂不增长外道邪见，是故应立不食肉法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善察佛意，护法菩萨法应如是。善男子，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听食肉。设得余食，常当应作食子肉想，云何弟子而听食肉？诸佛所说其食肉者断大慈种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云何世尊听食三种净肉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此三种肉，随事渐制故作是说。”

迦葉复问何因，佛言：“有九种受，离十种肉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此亦渐制，当知则现不食肉也。”

迦葉菩萨又白佛言：“云何世尊称叹鱼肉以为美食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不说鱼肉以为美食，我说甘蔗、粳米、石蜜及诸甘果以为美食。如我称叹种种衣服为庄严具，又叹三种坏色之服，当知鱼肉随顺贪欲腥秽食耳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若世尊制不食肉者，彼五种乳、麻油、缯绵、珂贝、皮革亦不应受。”

佛言：“异想莫作外道尼揵子见。”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当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我从今日制诸弟子，不听食三种净肉，及离九种受十种肉，乃至自死一不得食。所以者何？其食肉者，若行住坐卧，一切众生见皆怖畏。闻其杀气如人食兴蕖及蒜，若入众会悉皆憎恶。其食肉者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闻其杀气恐怖畏死，水陆空行有命之类见皆驰走。是故菩薩未曾食肉，为化众生随时现食，其实不食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我般泥洹后久远世时，当有比丘虽为学道而自贡高言：‘我是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’于恶世中流离贫乏困苦出家，种种妄解名字比丘，为利养故恭敬白衣，形状憔悴如放牧者，身著袈裟如猎师像，希望世利如猫捕鼠，病瘦疥癞身体不净，而被牟尼贤圣被服，形如饿鬼贫穷寒悴，非真沙门为沙门像。于当来世正法坏时，于我所制法律行处、经典正论皆悉违反，各各自造经、论、戒律，言我戒律食肉清净是佛所说，自造颂论各相违反，皆称沙门释迦弟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我说教法，受生谷米及食鱼肉、自手作食则非清净。习压油业，学诸技术、工巧、木匠、皮革之师，往来国王，观星历，造医方，学音声论、巧世文辞，畜奴婢，聚钱财、金银、珊瑚、珂贝、玉石、真珠、宝物，畜养师子、虎豹、鼬鼠、猫狸，居毒药持咒术，作画师造书牒，茂罗业起蛊道，歌舞幻惑拥力，染齿香熏涂身，著华鬘治形体，及余种种非法像类、非法器服，我说斯等非清净法。”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国土多食肉者，一切乞食皆悉杂肉。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云何于中应清净命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若食杂肉，应著水中食与肉别，然后可食，非越毗尼。”

迦葉菩薩复白佛言：“若食与肉不可分者，此当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若常食肉国一切食皆有肉现，我听却肉去汁坏其本味然后可食。若鱼鹿肉等自分可知，食者得罪。我今日说有因缘者制不食肉，无因缘者因说大般泥洹，亦复制令不应食肉，是名能随问答、善解因缘者。若比丘、优婆塞问如是义：‘云何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初出世时不为弟子一一制戒，不一一说如是法门，不究竟说波罗提木叉者，其义云何？布薩、毗尼有何义？’

“善男子，听我分别波罗提木叉义。波罗提木叉者，少欲知足成就威仪，不多受畜离诸染著。于一切净命堕四恶趣泥犁烧煮，彼威仪少欲不多受畜一切净命随说言非堕者，堕阿鼻泥犁中是名为堕。布薩者，长养二种义，波罗提木叉者，离于邪说，是名布薩

。毗尼者，微细教诫调伏威仪，又不受非法物亦不施人，是名毗尼。其中有犯四重法者，有犯十三有余法，有犯三十舍堕法，有犯九十一堕法，有犯四悔过法，有犯众学法，有犯二不定法，有犯七灭诤法，有谤毁经教及一阐提辈。有是等罪不向明者发露悔过，一向覆藏如龟藏六，犯戒之罪日夜增长。云何世尊知有是罪而不结戒，令彼众生堕恶趣中？犹如有人将多人众欲至他方示其要路，其中有人迷失正道堕非道行，彼黠慧者追唤令还得本正路；如来教法亦复如是，初说直道，若诸比丘多作诸过，然后为说犯罪果报，为其制戒。如是世尊示真谛路，为众生说十善功德。天中之天正法之王，普哀众生说十善功德，等观众生如视一子。若一众生在地狱中，为度其人免地狱故，在地狱中住寿一劫若过一劫，云何令彼犯戒比丘长堕恶道？譬如织师织成新衣，后破坏已复更补治。譬如转轮圣王初以十善教化人民，众生后时恶行转增，复因自在金轮神宝，往制法律令其调伏。世尊亦复如是，初时未结波罗提木叉戒，后诸比丘犯罪转增，然后以犯戒因缘为根本已而为制戒。其诸众生乐修法者，见彼所起因缘为证信心增长，乃至等观四谛甚深微妙之义。如转轮王金轮自在，诸佛法轮亦复如是。是则无量诸佛教法，是诸佛不可思议，所说教法不可思议，闻此法者不可思议，能信此经亦不可思议。是名善解因缘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，能为人说般泥洹经，说现因缘及大般泥洹因缘，是《大般泥洹经》因是为善解因缘。

“自专正者，说已诚向自己，专向此《大般泥洹经》，当知是名能自专正。能正他者，知诸比丘意所诚向，而为说此《大般泥洹经》，言如来长存，当知是为能正他人。随问答者，如我为汝迦葉说，菩萨摩诃萨微妙利智，种种秘要方便密教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测，所谓《大般泥洹经》，当知是名能随问答。随彼众生心想所应，而为说法非为虚妄。譬如有人说虚空多名，为空、为虚、为无所有、为无数，如是等说皆非虚妄；如来说法亦复如是，《大般泥洹经》四种说者，悉有所应，非为虚妄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若当如来长存者，与佛所说契经相违。

“譬如烧铁丸，投之于冷水，

热势渐消灭，莫知所归处。

如是等解脱，度诸生死渊，

安快永不动，莫知其所之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善男子，莫于此偈而作妄解，于如来所起永灭想。非铁丸投水，热势渐灭，诸佛如来泥洹永灭亦复如是。如铁丸投水，热势消灭；如来亦然，无量烦恼结患消灭。如铁丸投水，火势虽灭，铁性犹存；如是如来无量劫数烦恼盛火皆悉消灭，如

来金刚其性常在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。如是等解脱度诸生死渊者，彼无量劫生死烦恼河，如来已度入于泥洹，诸趣永灭处不可知。是故说言：

“如是等解脱，度诸生死渊，

安快永不动，莫知其所之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云何，世尊，如铁丸投水，热势消灭，犹可更使入于火中；如来泥洹其实常住，更为众生入于无量生死盛火，断除一切众生结患。善哉！世尊，如来长存为决定说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如是。善男子，譬如转轮圣王入后宫中婇女娱乐，须臾复游园观浴池快乐自在，宫中不现莫呼永失；诸佛世尊舍阎浮提示现无常，亦复如是莫呼永灭。如彼国王舍于深宫，游戏园林快乐自在；如来亦然，舍于无量烦恼深宫，入总持园七觉华池游观快乐，乘方便智自在现化，无量结患久已消灭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无量无数劫生死烦恼患，如来悉磨灭已渡五欲海。何故如来为菩萨时，在于深宫婇女自娱为罗睺罗父？是故当知，不尽结患度诸欲海。”

佛告：“善男子，莫于如来应供等正觉而作是言。所以名大般泥洹者，能建大义，汝今谛听，广为人说，勿生疑怪。菩萨摩诃萨住是大般泥洹者，能以须弥山王入一粟糝，其诸众生依须弥山住者无所娆害，来去住止不知谁为。其余众生有知见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，安置须弥在粟糝中然后还复。住大般泥洹菩萨摩诃萨境界如是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住大般泥洹菩萨摩诃萨，取此三千大千世界大地置粟糝中，其中众生无所娆害，各不自知谁持来去、谁安在此。其余众生有知见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，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粟糝中然后还复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住是大般泥洹菩萨，复取三千大千世界安置己身一毛孔中，于彼众生而无娆害，各不自知谁持来去、谁安在此。其余众生有知见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，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于自身毛孔之中然后还复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住大般泥洹菩萨，住此世界能举十方诸佛国土置于针锋，如以针锋擎持枣叶，徙著他方异佛国土，于诸众生无所娆害，各不自知谁持来去、谁安在此。其余众生有知见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神力所为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住大般泥洹菩萨持十方国土，置其右掌如陶家轮，掷著他方微尘世界，于诸众生无所娆害，各不自知谁持来去、谁安在此。其余众生有知见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神力所为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住大般泥洹菩萨者，取十方世界内一尘处，于诸众生无所娆害，各不自知谁持来去、谁安在此。其余众生有知见者，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力之所为。

“如是，善男子，住此大般泥洹菩萨摩诃萨，有大神力种种示现，是故名为大般泥洹。住大般泥洹菩萨在所为作，一切众生不能测量。汝今云何能知如来习近五欲为罗睺罗父？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我住此大般泥洹能为大事。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、百亿阎浮提，种种现化如首楞严三昧所说。于三千大千世界阎浮提，以大般泥洹示现泥洹，而无毕竟般泥洹者。

“复于阎浮提五欲之中现受胎生，其诸父母谓我为子，而我过去无数劫来爱欲永尽，无染污身，无秽食身，清净法身诸生已断。以方便智随顺世间，于阎浮提生现为童子，北行七步而自称言：‘我于天、人、阿修罗为无上尊。’父母欢喜举声叹曰：‘我生童子堕地行七步，世未曾有。’时诸众生皆言奇特。而我未曾为童子也，无数劫来离婴儿行，清净法身非为骨肉秽食所长，法身示现而为童子随顺世间。南行七步现为一切无上福田。西行七步现究竟断生老病死，于一切众生为最后边。东行七步现为一切众生前导。向于四维行七步者，现断众邪烦恼魔行，自在天子皆悉降伏，当成应供等正觉道。上方蹑虚行七步者，现如虚空无能染者。又向下方行七步者，现灭一切泥犁盛火，兴大法云霆大法雨安乐众生，雨大法雹破诸恶戒。生阎浮提现遗顶发，欲令众生知此童子顶发俱生诸天世人无能执刀临其顶上为剃发者，于无数劫已离顶发现有顶发。随顺世间现入天祠，大力天神、释、梵、护世稽首奉敬归命礼足，于无数劫为天人尊，现入天祠随顺世间。于阎浮提或现穿耳，实无有人敢穿其耳。垂发右旋如师子发，一切人民皆见童子垂师子发，于无数劫已离垂发，现垂右旋师子之发随顺世间。于阎浮提现入书堂，于三界中莫能为师，唯我应为天人作师，是故名为一切种智，于无数劫已曾学书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现行学书随顺世间。现乘象马宝车，畜诸宝藏，身处深宫婇女自娱，领理国事实无染著，久已舍离犹如弃唾。现受五欲领理国事为转轮王王阎浮提，于无数劫已舍王位，能转无上甘露法轮，现转轮王随顺世间。

“于阎浮提现老病死，弃舍中宫种种欲乐出家学道，众人皆见童子出家，为度人故而现出家随顺世间。现为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四沙门果，九次正受修四真谛，众生悉见而我疾成无上罗汉，已无数劫究竟罗汉，为度人故示现初成。往诣树下现坐草蓐，降伏众魔成无上道，于无数劫众魔诸恼皆已降伏得甘露法。现出入息大小便利，清净法身无此诸患，现于人法随顺世间。现受饮食为众生故，其实无有饥渴之想，为现饮食随顺世间。于无数劫常得甚深诸波罗蜜，不随时节现居舍宅，其实无有睡眠、哕

患、欠呿、频申、身诸苦痛，现依舍宅随顺世间。示现坐卧经行、瞻视、顾眄、屈伸、俯仰，真实法身无此形类。示现洗浴、麻油涂身、杨枝澡漱、著明目药，斯非清净法身所须。手足柔软如莲华叶，口气香洁如优钵罗，其目清净犹如明月，示现此法随顺世间。现行少欲、乞食粗疏、著粪扫衣，于无量劫沙门苦行悉已究竟。现处人间为罗睺罗父、净饭王子，其母摩耶，眷属成就能厌世乐，出家学道处林树间。现欲之优劣乐之差降，舍王太子瞿昙大姓，现行出家度众生故，非为如来染著五欲为罗睺罗父。现有父母随顺世间，其诸众生谓为世人，其实如来非天非人。

“复于阎浮提现般泥洹而不毕竟入于泥洹，众生皆谓如来永灭，而今如来法身常住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，诸佛常法示现泥洹。又为比丘犯四重法众人悉见，其实不为懈怠之行。或复现为一阐提行或现破僧，众人悉见作无间业，其实无有坏僧之心，亦无有僧而可坏者。于阎浮提护持正法，众生悉见护法大士，此则诸佛菩萨常法。于阎浮提现为天魔众生悉见，其实不为众魔之业。于阎浮提现为女像，众生见已悉皆叹曰：‘奇哉！今日女人作佛。’其实如来非为女身，称彼所欲各随因缘，现男女像随顺世间。于阎浮提现生四种畜生趣中，众生皆谓真实畜生，其实不为彼畜生行，现入畜生随顺世间。入梵天中现为梵天而作师长，其诸众生事梵天者，方便诱进使入正法不习彼业，现梵天像随顺世间。现入淫舍度诸淫种不兴欲想，心如莲华尘水不污，庄严其身游诸四衢，方便诱化染心众生。入诸妓舍现为女人化以正法，入学书堂现为师长化诸童蒙，或入酒会博弈戏处，为教化故不同彼业，往诣冢间度诸鸟兽不取见想，入诸长者授以正法，入大臣中教令正治，入诸王子化令护法，入诸王者化以先王正法治国。现疾疫劫为之设药，令诸病者厌离身苦导以正法，众生谓是真疾疫劫。现谷贵劫，饥乏众生施甘露食导以正法，众生谓是真谷贵劫。现刀兵劫，众生各各共相伤害，化令和同导以正法，众生谓是真刀兵劫。现为劫烧，计常众生示无常相，众生谓是真实劫烧。于一切众生各同其语，音声微妙胜彼彼类，乐音众生因而得度。现为四种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一一随种染著众生因斯得度。现为药树救疗众生因斯得度。入诸邪道而现出家，各为彼众而作导师，于无数劫已离外道，示现出家导以正法。现为工巧、医方、咒术，一切众生及诸外道各怀憍慢，故于其中种种现化，降伏众邪憍慢贡高导以正法，众生见已谓为世人。

“如来常住离世间法，乃至现为下贱仆使随类度人，于阎浮提种种异业无不现化。其实如来不与同事，现为其像随顺世间。北郁单曰、西拘耶尼、东弗于逮、二十五处乃至三千大千世界，于中现化随顺世间，如首楞严三昧广说。如来成就大方便智，一切所为无不现化，是故名曰大般泥洹。菩萨摩诃萨住是功德，悉能随类种种变化自在无畏，

不应复疑罗睺罗父。当知如来于无数劫，已离生死爱欲大海，是故如来为常住法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若使如来是常住法，非磨灭法，非变易法者，云何如来称叹泥洹？譬如灯灭，其所至处，莫能知者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现此喻非如是说。善男子，譬如器盛酥油燃灯，酥油既尽名为灯灭，其器犹存；如来亦然，酥油烦恼炽然悉灭，如来灯器常存不灭。若当酥油与器俱尽者，如来泥洹亦当俱尽；灯灭器存，是故如来，不殁不生，泥洹快乐。复次，善男子，我说灯灭喻阿罗汉，非谓泥洹。阿罗汉者得增上果，世间秽食贪欲悉灭，究竟欲食譬如灯灭。阿那含者，其义亦然。故我方便说微密教，非说泥洹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阿那含者，有何等义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不还受身名阿那含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云何，世尊，如来亦有隐秘之法如幻师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我所说法譬如秋月盛满之时，离淫怒痴无诸障蔽亦无隐秘。又如长者钱财巨亿，唯有一子情所爱重，将诣师门教学半字，时节未久惧不速成，父自追还，昼夜殷勤教学半字。云何，善男子，其父教子学半字时，宁能悉知一切记论不？若能悉知一切记论，其父云何教学半字？岂于爱子有所隐覆不教记论耶？”

迦葉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其子童蒙未能知论故不教学。若当秘吝，名为隐覆；虚心劝励，随力渐教，不名隐覆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如汝所说，恚恨悭惜而秘吝者名为隐覆。我于一切众生慈心爱念如一子想，以其童蒙未堪深法故不为说。如彼教子初学半字，我亦如是说九部经，十种智力、四真谛法、八圣道分、甚深记论、方等大乘悉不为说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长者教其爱子，先学半字，半字既正，次第教学甚深记论令子成就；我亦如是，但为弟子说九部经，知其堪受然后为说大乘记论、如来长存非变易法，令诸众生慧眼开广。又善男子，譬如夏时，兴云雷电必雨大雨，百谷草木悉蒙润泽；如来今日亦复如是，兴大泥洹微密法云震大法音，必雨甘露法雨安乐众生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：‘无所藏积，晓了抟食；如鸟飞空，足迹难寻。’此有何义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积者，聚积义，受取增益义。藏者，库藏义。藏有所受，故曰藏积。藏积有二种：有为藏积、无为藏积。有为藏积者谓声闻，无为藏积者谓如来。僧有二种

：等僧、无等僧。等僧者，声闻僧。声闻僧者，亦无藏积，而今云何受畜僮仆、钱财、仓库？麻油盐等尚不藏积，如来岂听畜僮仆等？作是说言如来听者，世世当堕拔舌地狱。声闻等僧无藏积者，能了抟食，不怀抟食贪味之想，斯等至处足迹难寻，速成无上等正觉道，足迹难寻故名如来。若有为僧尚不藏积，况无为僧？无为僧者诸佛如来，诸佛如来岂有隐密？若有隐密便是藏积。其难寻者，谓是不动快乐泥洹，无彼虚空、日月、云雨、地水火风、生老病死烦恼诸相，常住不变快乐不动，故名泥洹。因得泥洹故，名如来大般泥洹。其为大者办大事故，所谓大者有为数名。若有一人寿命无量，名为大人。人能行法为人中大，若复成就八大人念，是名大人。是故大者有为数名，泥洹者离诸疮疣故名泥洹。譬如有人身被毒箭遭大苦痛，得遇良医为治疮患苦痛悉除。其善男子得离疮疣，复游诸国普为众生疗治疮患。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，阎浮提中一切众生，于无量劫淫怒痴等烦恼毒痛，为说大乘甘露法药疗治疮患。于此众生离疮患已，复现余国为诸众生疗治众病，是故名为大般泥洹。真实之义及方便义，皆悉名曰大般泥洹。现入诸趣及入解脱，随彼受化于处处现，此为要义，是故名曰大般泥洹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云何世尊为良医法能治一切疮患，差已复现余方治诸病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善男子，能疗一切悉令离病，唯除重病不可治者。诸佛世尊亦复如是，除一阐提，诸余一切众病悉治。”

迦葉复问：“解脱者为何等类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其解脱者色、无色，无色者声闻、缘觉解脱，色者如来解脱。解脱虽色不说是色。何以故？如非想非非想行天色无色亦不是色有。问非想非非想天色无色亦不是色，云何住，云何乐，此事应说，是佛境界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，重说如来大般泥洹解脱之义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其解脱者，于一切缚和合悉离，离和合者不生之生。如因父母而生其子是名为生，其解脱者则不如是，犹如醍醐本性清净，不因父母爱欲长养，度众生故示现有生，是故解脱不生之生。又其生者，譬如种谷而生萌芽，其解脱者则不如是，是故说曰解脱不生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不生之生，非作所作。其实作者，如城郭楼观有人造作，其实解脱则不如是，是故解脱无有作者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当知如来非作，是名无为。其有为者，譬如陶家埏埴作器有作有坏，其实解脱则不如是，亦无有作，亦无有坏，是故解脱无作无坏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当知如来不生不死，是故如来是无为法，故说如来入大泥洹无衰老相。形枯、体瘦、发白、齿落是为老相，其实解脱则不如是，永离一切老毁变故名为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衰老相，故曰无病。其名病者，有四百四病，其余横疾数不可称，离此诸患故名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法身清净无病，是故说曰如来无病，以无病故无死。众生常死，无解脱故有尽有死，永离死名故说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如来成就如是无量上妙功德，言有死者无有是处。金刚法身清净不坏，岂有无常变坏之相？是故不死离诸垢秽。譬如鲜好白叠酥油所污，其实解脱则不如是。犹白莲华清净无垢，如来解脱亦复如是，永离爱欲诸尘垢秽，是故如来名曰无垢，离诸限碍。如有主制，谓之限碍，其实解脱无诸限碍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碍清凉。清凉处者，世俗天庙谓为清凉，是则妄说，唯解脱者真实清凉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清凉安隐。其安隐者，譬如道路无诸盗贼谓之安隐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其性无畏谓之安隐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安隐无畏，离诸恐畏。其恐畏者，譬如国王常畏怨敌，真解脱者永无此畏。譬如转轮圣王无诸恐畏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如来法王转无上轮无诸怨敌，是故如来无畏无忧。其忧畏者，譬如国王有谋逆者，不能降伏常怀忧畏，真解脱者无此忧畏，譬如国王降伏怨家无忧快乐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如来无忧离诸尘秽。其尘秽者，譬如春风起诸尘坌，真解脱者离诸尘坌，如转轮王髻中明珠无诸尘垢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离诸尘秽，离诸虚伪。其虚伪者喻如坏瓶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犹如金刚无有虚伪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诸虚伪，离不自在。不自在者，如贫穷人负他财物，财主制持不得自在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自在无碍，无诸侵患。诸侵患者，如人春时涉热、夏时饮酒、冬日涉寒，则伤其身自生侵患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无诸侵患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诸侵患，离诸滓浊。譬如虚空无诸滓浊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无诸滓浊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诸滓浊，无诸缠绵。其缠绵者朋友眷属，真解脱者无此缠绵，如转轮王独善无侣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独善奇特。如水莲华此非奇特，火生莲华乃为奇特众人爱乐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众人爱乐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希有奇特无能为者。譬如婴儿，其齿未出不能令生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，非时得者，无有是处。如一阐提懈怠懒惰，尸卧终日言当成佛，若成佛者，无有是处。假使信法诸优婆塞，欲求解脱度彼岸者，亦无是处，况彼尸卧？所以者何？性非他成故。是故解脱无能为者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能为者。无量无数，譬如大海尚可知量，真解脱者无数无量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量最胜。其最胜者莫能为比，譬如大海无以为比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最胜高显。其高显者，譬如虚空无有过者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如来高显众圣中王。譬如师子为诸兽王，真解脱者诸法之王，解脱光明照一切法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为最为上。譬如诸方，以郁单曰为上，解脱最上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最上无上。譬如诸方，郁单曰最为无上，解脱无上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无上常法。如诸天人死为常法，解脱常法则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故如来常住坚固。芭蕉、泡沫无有坚固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诸弊漏。夫朽墙者蚊蚋所止，其解脱者则不如是。譬如画墙无能止者，解脱如是一切恶法所不能染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无有边际。如聚落国土而有边际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譬如虚空无边快乐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微妙不现。如鸟飞空足迹不现，解脱不现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甚深难测。父母生养恩德甚深无能测者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甚深难见。如诸众生各各自身有如来性微密难见，真解脱者微密难见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无能见者。犹如顶相无能见者，解脱如是非诸声闻、缘觉所见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无有窟宅。其窟宅者所居止处屋舍名称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譬如虚空二十五处生死所居永不可得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无有所取。其名取者，犹如手执阿摩勒果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犹如幻师所作变化无能取者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诸杂秽。其杂秽者，犹如杂色疥癞牛皮以为衣服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犹如时乳一色一味，真解脱者微妙一相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性清净。淤泥浊水谓不清净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如空中雨一味清净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性真妙。犹如满月无诸云噎，解脱如是无垢真妙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真妙恬静。如救头燃则不恬静，其解脱者永灭炽然烦恼灾患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性平等。其不等者，如二狂夫其性不等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其性平等犹如母子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性寂灭，得最上处，无余求想。犹如饥人得香美食，饱足意满无余求想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性已断。譬如钩饵钩绳已断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度于彼岸。譬如河流有彼此岸，无量生死名为此岸，真解脱者名为彼岸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清净渊渟。其渊渟者，非诸河水犹如大海，其解脱者亦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味淳美。如种居舍子其味转苦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诸放逸。其放逸者耽乐五欲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其性清净离淫怒痴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伏诸渴爱。爱有二种，有念爱，有法爱。法爱者哀念众生，真解脱者无有念爱离我、我所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性灭尽。一切生死习气钩锁悉灭，是名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为世间舍。度一切有为作覆荫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为世间依。犹如国王游诸国邑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不动快乐是名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处常安。譬如旷野险难恐怖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犹师子王于诸兽类无诸恐怖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诸逼迫。犹如有人为恶兽所迫，无诸救护令度厄难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犹如船师得牢坚船能度大海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诸滓浊。譬如从乳出酪，从酪出生酥，从生酥出熟酥，从熟酥出醍醐，唯有醍醐自性清净离诸滓秽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伏诸高慢。譬如国王高慢自大谓无与等，其解脱者则不如是，离诸高慢，无我、我所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灭除无明。譬如乳酪展转相生乃至醍醐，其醍醐者离诸滓秽自性明净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欲闲静，无有伦匹二法等者。独行独步如空野象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诸欺诳，解脱我所入如来藏。其诸天、人、阿修罗身无有坚实，犹如伊兰、芦苇、芭蕉，无有坚实离如来藏，真解脱者入如来藏，离诸虚伪断一切有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入佛正法。非正法者如百叶华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入于一性。种种性者，一切众生性，种种寿者，一切众生寿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入于一处。于诸入门无有我所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是为善法。譬如孝子孝于父母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出于世间。于一切法出过其上，一切味中真解脱味为最第一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湛然不动。其名动者如海涌波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如因陀罗幢四方风吹不能动摇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升于法堂。世间堂者如王殿堂，真解脱堂则不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光明照曜。如炼真金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止息快乐。譬如国王，敌国新伏身心快乐，真解脱者舍诸苦阴泥洹快乐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无余毕竟，离诸结缚生死牢狱。譬如囚徒罪毕出狱，解脱如是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诸结毒。无量烦恼毒蛇结患悉已解脱，息一切有，离一切苦，得一切乐，长息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淫怒痴。一切烦恼永已除尽，拔三毒根无余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一切有。一切诸有于斯永灭，入于泥洹究竟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超越诸阴。超越一切诸不善法，长处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于自在。离诸我所世俗非我，真实无我佛性显现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性虚空。其虚空者，所有、无所有皆不可得。如尼揵等有无所有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又其空者如酥蜜瓶，无酥蜜故名为空瓶，其实不空。因无物故，形色犹存当知非空。解脱不空亦复如是，有形有色，故说不空，无量烦恼、二十五有、生死轮转、世界行处往来永绝。如无酥蜜名为空瓶，灭诸过患，故名为空。如瓶色像，离世间法周旋行处，不动快乐常住不变。然彼瓶色是无常法，真解脱者常住不变，是故名曰不空之空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离处所著。处所著者，乐为帝释、大力梵王。觉慧成满，是诸爱著皆悉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无贪灭尽。一切有求贪欲永尽，脱诸习著是名为灭。其灭尽者即是解脱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泥洹快乐。其泥洹者，譬如群鹿遇诸猎师危怖殆死，逃走山野值仙人窟，便得苏息安隐快乐。苏息快乐是名泥洹，其泥洹者非为尽灭，于一切有、

无量生死、颠倒烦恼、怨家解脱，方便逃避得入正法仙人窟宅，牟尼止处第三归依，苏息快乐无量众生。苏息快乐名为泥洹，非为尽灭。若诸众生得三归依名为泥洹，岂况如来一切种智，永舍此身而非泥洹安隐快乐？入泥洹者，如人迷醉，有人来问：‘为安乐不？’彼醉解已答言：‘安乐。’如是众生于无数劫迷醉生死二十五有，得正觉时泥洹快乐，安隐常住不动解脱，非为灭尽。

“其解脱者即是如来。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不生不起即是解脱，是如来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如是。善男子，不生不起即是解脱，亦是如来。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彼虚空性不生不起，亦是如来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究竟解脱，非如虚空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如加陵毗伽及命命鸟，其声清彻宁同鸱枭？”

迦葉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其声各异，不可为比，有因缘故诸佛如来方便说喻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解音声甚深之义。是故解脱即是如来，其如来者即是解脱。其解脱者无可为喻，诸天、世人、阿修罗等一切无能非喻为喻。唯有如来，为教化者能方便说，非喻为喻说解脱喻。所以者何？其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如来者即是解脱，无二无异。所谓非喻为喻者，面如满月，其大白象犹如雪山；诸佛世尊亦复如是，说诸非喻为解脱喻，化众生故方便说法及说实法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以何等故，二种说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于如来所起瞋恚心，便以刀剑加害如来，然其如来无有痛想。云何，善男子，彼人当成无间罪不？”

迦葉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于长养身不伤坏者无无间罪。如来无有长养之身，名自在法身，云何伤害？以彼发心恶方便故得无间罪，是名方便法性真实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我所说法亦复如是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如有恶人欲害其母，其母觉已远离本处，其人不知来诣本处，加其刀杖谓为已死，其实不死。云何，善男子，此人宁得无间罪不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若杀事满足名无间罪，而今其母阴、界、诸入无所伤损非无间罪，应得相似无间罪报亦名无间，是名方便法之真实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，善说方便应以不应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有因缘故宣说解脱，有因缘故广说诸喻，如是无量功德成就，名为泥洹，亦名如来，是则趣彼大般泥洹。今日如来当入泥洹，以是义故，名大般泥洹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为如来不趣灭尽，当知如来其寿无尽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护持正法应当如是灭诸狐疑学决定智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善说方等般泥洹经。”

大般泥洹经卷第四 四依品第九

佛复告迦葉：“有四种人，于此《大般泥洹经》，能趣正法、护持正法，能为四依，多所度脱，多所饶益，出于世间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凡夫，未离烦恼出于世间，多所度脱，多所饶益；二者、得须陀洹、斯陀含果；三者、得阿那含；四者、得阿罗汉。是四种人为真实依，多所度脱，多所饶益。

“彼凡夫人者，自持戒德，威仪具足，为护法城，于如来所听受正法，诵持义味，广为人说，能自少欲，复为人说大人八念，化诸犯戒悉令悔过，善知众生种种语言，习行菩萨护法功德，是名第一凡夫菩萨。此诸凡夫，未为如来之所记别，为菩萨位。

“彼须陀洹、斯陀含者，已得正法离诸疑惑，不为人说非法经书、离佛契经、世间歌颂文饰记论、畜养奴婢非法等物，是名须陀洹菩萨。虽未得第二、第三菩萨住地，已为诸佛面前授记。

“阿那含者，已得正法离诸狐疑，不为人说非法典籍、离佛契经、世间歌颂文饰记论、受畜奴婢非法等物，未起诸结能即觉知，过去诸结永不复缚，有所说法不断佛性，德行清净身无外病，四大毒蛇依起诸病所不能中，善说非我度我见者，离世间我而行方便随顺世间，常大乘化不说余道，身中无有八万户虫无量灾患，心离爱欲，无恶梦想，离一切有生死恐怖。行如是者，是为第三阿那含人，不复还有名阿那含，习诸德本久远过恶所不能染名阿那含，是名阿那含菩萨发心受决。发心受决者，其人不久当成佛道。

“阿罗汉者，烦恼已尽离诸重担，所作已作具足十地，已得记别甚深法忍，一切色像悉能化现，于诸方面随意所欲，为如来应供等正觉。如是功德皆悉具足，名阿罗汉。

“是为四种人，于此《大般泥洹经》，多所度脱，多所饶益，出于世间为天人师，如诸如来。是四种人为真实依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四种人为真实依，不可信也。所以者何？如世尊为长者瞿师罗说：‘若天、魔、梵现身为佛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圆光一寻、现眉间相，来诣汝者，汝当觉知令彼降伏，我今听汝伏彼弊魔。所以然者？非阿罗汉而自称罗汉故

。若使弊魔坐卧空中，左胁出火，右胁出水，或举身洞燃而出烟云种种变化，又复能说九部契经犹不可信，是故汝当伏彼弊魔莫生疑惑。譬如有人，于夜冥中贼狗入舍，其人觉知贼狗入舍，便即骂言贼狗出去，莫令我今须臾杀汝，于是贼狗便疾走出不敢复还。弊魔波旬亦复如是变化来者，汝当以我五系之法而系缚之，被五系已弊魔波旬驰走恐怖，譬如贼狗。’如是佛为瞿师罗长者说：‘汝今若能降弊魔者渐近泥洹。’以何等故，世尊，今日说四种人为真实依？是故我今不生信心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善男子，我说是法皆因声闻诸肉眼辈说应降伏，非为受行摩诃衍者。诸声闻中虽有天眼，我说是等为肉眼数。正使肉眼信摩诃衍者，我说是等为佛眼数。所以者何？是人能持摩诃衍经为佛乘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犹如大将善知兵法，教怯劣者学其武术，语其人言：‘汝应如是执持刀剑斗战之具，当正其心如火炽然慎莫反顾，及至临阵各执器仗攘臂大呼犹如猛火，贼兵必退。’世雄导师为三界将，教诸声闻降伏众魔亦复如是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种性勇猛，承习战法无有怯劣，于诸战士最为先首。如是，善男子，习学大乘闻摩诃衍甚深契经微密之教不生恐怖，当知是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受学大乘信根坚固，亿百千魔种种现化终无恐怖，亦不于彼起毫发想，而彼魔众见有人学摩诃衍者，则生恐怖如怯劣夫。譬如毒蛇见诸咒药则生恐怖，天魔波旬亦复如是，亿百千魔得闻如是摩诃衍经音声香气光明所照，离诸憍慢贡高自大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犹如有人若见恶龙、毒蛇、师子、虎、豹、豺狼皆悉恐怖，或闻其声亦生恐怖，或复有人能伏恶兽如彼丈夫。见彼恶兽生恐怖者，当知一切声闻、缘觉亦复如是，若见诸魔便生恐畏，则为诸魔之所得便。如彼丈夫能伏恶兽，当知是学摩诃衍者亦复如是，能伏众魔，既降伏已而为说法。如彼毒兽，魔波旬辈心已调伏，便作是言：‘我从今日于佛正法生信乐心，不复娆乱。’当知声闻故有烦恼习气恐怖，摩诃衍者恐怖永断，摩诃衍者大精进力，是故我说诸声闻辈应当降伏莫生恐怖。

“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《大般泥洹经》甚为希有！若闻是经如来长存，能信受者奇哉希有！如优昙钵华难得值遇，此大乘经亦复如是，奇哉希有！我泥洹已遇此大乘经，亦复如是奇哉希有！我泥洹已，诸众生等闻此经者，亦甚希有！何其怪哉！善男子，当来之世，当有众生谤斯经者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久如当有诸众生等谤斯经者，为何等人于当来世护持此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灭度后四十年中此法流布，然后便没。善男子，譬如世间甘蔗、粳米、酥油、乳酪以为饮食，有诸众生服食此食而更生病，反食粗涩草木果实。如彼粳粮、酥油、美食等，摩诃衍经不欲听闻，反食粗涩草木果实，诸声闻乘永舍如是大般泥洹经法美食不欲听闻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有王居深山中，无有粳粮酥油等食，其诸人民有诸美食皆送奉王，自食粗涩草木果实。其有诸人亲近王者，承王力故，初未曾见斯等食比而得食之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彼四种人于佛法中为勇猛将。彼诸菩萨摩诃萨中，若有一人出兴于世，在所至处以大般泥洹摩诃衍经教化众生，便自书持，若教人书，书其经卷施诸众生，或有众生于彼菩萨摩诃萨边，闻般泥洹大乘法食，皆是菩萨光明神力故，使得闻此未曾有法文字句义乃至一字，如彼众生蒙王力故得诸美食。是故，善男子，大般泥洹摩诃衍经在所至处，当知此地悉为金刚。其有众生闻此法者，书持诵说乃至一字，当知举身亦是金刚。其诸众生薄德少福，而此大乘摩诃衍经，于自国土正法流布而不听受，如彼众生自国土出种种上味而不得食。哀哉众生，闻真实义而不听受！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灭后四十年中此法兴世，然后便没，其后久如复当流布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我后正法欲没之余八十年在，此大乘经当复流布于阎浮提，经四十年此经复没。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此《大般泥洹经》，法欲灭时当复兴世。当尔之时，持戒者少，犯戒者多，正法欲灭，正趣损减，何等人能听受此法、能持、能读、能诵、能供养、能解说、能自书、能教人书？唯愿世尊分别解说，令一切众生因此得度。有诸菩萨乐学深法，闻世尊说当随其教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若有众生于熙连河沙等数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是等众生能于正法欲没之时起菩萨心，虽未决定于无上道，能不诽谤此方等经。一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于此方等不起诽谤得信乐心，而未能为众生广说。二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身自受学，亦复未能为人广说。三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于方等经不起诽谤，能受、能说、能书，而未能解义。四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于方等经不起诽谤，能受、能说，解深法义十六分之一。五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于方等经不起诽谤，能受、能说、能书、能持，解深法义八分之一。六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于方等经不起诽谤，能受、能说、能书、能持，解深法义四分之一。七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

于方等经不起诽谤，能受、能说、能书、教人书、能持，解深法义二分之一。八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，能于正法欲灭之时，于方等经不起诽谤，能受、能书、教人书、能持、能读诵说、能转、能善隐密，亦能守护，亦能显示，哀愍世间，普令恭敬供养经卷，转教他人令其供养，智慧满足解深要义，善知如来是常住法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，安隐快乐，善解众生各各自分有如来性，普为开发。是诸菩萨历事过去无量诸佛，故能护持如来正法。若复今日发菩提心者，彼于来世亦当堪能护持正法。此等及余诸众生辈，汝善男子，当作是观，于今现在及未来世，其有乐法发菩提心，当知是人为护法者。

“又善男子，有诸外道，为利养故，闻佛泥洹，呼谓长死而不忧戚反更欢喜。有当来世假被袈裟，于我法中出家学道懒惰懈怠，诽谤斯等方等契经，当知此等皆是今日诸异道辈。如是无量功德成就，信此方等大般泥洹乐深法者，正使是善男子过去曾作无量诸罪种种恶业，是诸罪报头痛则除，或被轻易，或形状丑陋、衣服不足、饮食粗疏、求财不利、生贫贱家及邪见家，或遭王难及余种种人间苦报，现世轻受，斯由护法功德力故。善男子，譬如霜雪，日未出时凝积不减，日光既出皆悉消尽；如是众生造无量恶，此《大般泥洹经》日光未出，无量恶报凝积不减，此《大般泥洹》日光出已，无量恶报皆悉消灭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出家学道，虽不持戒，得与如来大众共俱，在在处处假被袈裟受人供养，名字得入如来僧数。如是，善男子，若有菩萨摩诃萨十地成满，及诸外道能信受此摩诃衍经一言历耳，斯等皆入如来菩萨大众之数。正使利养为名誉故，读诵此经但不诽谤，如是等辈，皆悉当成如来应供等正觉道。是故我说彼四种人为真四依。彼四人中但使一人能自决定，不以世俗外道记论名如来说，是故名为真实四依，当加供养受学护法。云何供养？若有此人于摩诃衍经能受持者，应随是人尽其形寿受学护法，从其学已增加供养。是故，我说此偈：

“若知正法者，不问其长幼，

尽心加供养，如人事火法。

若人知法者，不问其长幼，

尽心恭敬礼，如天奉帝释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于诸师长应加恭敬礼事供养，假使长老从少者学，亦应恭敬为作礼不？若复长老虽知经法不持禁戒，年少弟子能持戒行，当敬礼不？又复白衣善知经法，出家之人从其受学恭敬承事，法应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其出家人于白衣所不应礼拜，非福田故。其出家人，凡是长老一切福田应当敬礼，若犯戒者是所不应。所以者何？长养草秽害谷苗故。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尽心恭敬，礼如天奉帝释，如是二偈与义相违。若当一切礼敬长老者，诸持戒比丘多有犯罪，云何世尊而说是偈？又复如来于此契经说犯戒者应当降伏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为当来菩萨故说，至心恭敬，礼如天奉帝释。此二偈说，为菩萨故，非为声闻。善男子，我般泥洹后，如来正法欲灭之时，持戒众减，犯戒众增，其诸清净得解脱者皆悉潜隐，诸出家者受非法财、畜养奴婢。当尔之时四种人中，若有一人出兴于世，信家非家出家学道，亦现同彼受非法财、畜养奴婢，然是人者自能分别是法非法、是律非律，悉知他人不持戒行，亦知自己所犯轻重，能知如来所应行处，解知时节方土法用。诵读如来九部经典时，有诵习九部经典犯戒违律，是人虽知彼犯重罪，为护法故方便默然不说其过，而自谦卑从彼受学，于护法心而无所坏，当知是人为护法故出现于世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有国，其王命终，王子幼弱未能治国，有一野人旃陀罗种，以强力故为彼国王。时诸长者、婆罗门等而作是念：‘今旃陀罗主领此国，我等何缘往返承顺。’便舍逃走外奔他国。彼旃陀罗王遣人追逐断其径路。旃陀罗王击鼓宣令，告诸长者、婆罗门等：‘汝等莫去，我当与汝分国半治。’国中人民有不走者，王复语言：‘诸婆罗门，汝等各各转相告语言：却后七日，婆罗门等及诸士人，为旃陀罗王施设大会，当共相与往诣王所，与彼国王及其亲族旃陀罗辈饮食宿止。若有一人不从教者，我当苦治。’又复语言：‘我家中有三十三天甘露之药，其服食者能令不死，并有方论当持相与。’尔时，有一蓁发梵志，专修净行，闻王教已来诣王所，头面礼足而白王言：‘大王，当知能行不忍天下大恶则我是也。王当与我官爵奉禄，我能唱令。’王即听许。时彼梵志，即受王命唱令国内。是时国中诸婆罗门，皆悉瞋恚呵责骂之，然其梵志犹与彼王共知国事。至于后时，大臣梵志便白王言：‘我与大王共同国事至于今日，犹未体信而不见教学一术法。’王告梵志：‘我当徐徐教汝术法。今我家有先王之余甘露味药，当共汝食。’即便以此甘露味药，并其方术与彼梵志。梵志大臣得此甘露及方术已，为彼王合随食之药，王服彼药即便命终。时梵志大臣即立先王太子还绍王位，护持先王正法治化。如是梵志大臣，非舍婆罗门法习旃陀罗法，故是梵志修行菩萨拯济之业。国土人民叹言：‘善哉！此婆罗门护持王法。’是时菩萨持正法故，为婆罗门作诸方便，立彼王子以为国王，宫中内外及诸大臣皆受正法。旃陀罗王妻子眷属，皆与毒药令其迷闷，然后驱出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现犯戒相、畜养奴婢、受非法财，诣彼犯戒恶比丘

所，承事受学书其经卷，书经卷已转来教授持戒者故，与彼恶人同其止宿，周旋饮食、自手作食、人不授食，护正法故便作方便，以诸八种非法之事而降伏之令其迷闷，不复与彼同其自恣布萨和合。降伏一切诸犯戒者，与诸清净和合之众布萨自恣，以摩诃衍方等术法广为人说，安隐济度无量众生。是为菩萨护持正法，我为是等而说斯偈。若有比丘闻我所说无护法心，而欲方便效彼菩萨起诸过者，佛所不听。自言菩萨而实宽纵作过恶者，我说是等为懈怠辈。我此方便微密之教，为护法菩萨故说此偈：

“若知正法者，不问其长幼，

尽心加供养，如人事火法。

若人知法者，不问其长幼，

尽心恭敬礼，如天奉帝释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菩萨慢纵懈怠，于具足戒得清净不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彼具足戒若忏悔者，当言清净。善男子，譬如坡塘破坏，其水流出。所以者何？不勤修故。然善男子，坡塘破坏更修治者，其水还复。彼懈怠者亦复如是，于具足戒布萨自恣所破坏处戒水流出。所以者何？精进损减，懈怠增故。然是比丘戒行损减应更修治，从彼护法诸菩萨所，改励忏悔令得清净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犹如世尊阿摩勒果喻经所说，持戒、犯戒其相难知，云何分别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持戒、犯戒欲知其相，依《大般泥洹经》能善分别。善男子，譬如田夫种植五谷，除粗草秽名为净田，故有秭稗似善谷苗，至其成实草谷各异，后后方知真伪有别。护法菩萨亦复如是修田之法，先除八种粗恶罪行，除粗过已名为肉眼清净众僧。良福田数乃至圣果，肉眼之外名清净僧。但除八种毒蛇大过，名为众僧良福田数，虽未都净，已为天人之所供养，为良福田，况复终成贤圣妙果清净福田，出彼肉眼所见之表？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国中有二果树，一名迦留，二名沾牟。迦留树者是苦果树，沾牟树者是甜果树，华叶果实状类相似。有人不识，杂取其果，诣市卖之，食者多死。时有智人疑是毒果，便往问之：‘汝等何处取是果来？’答言某方，便语彼人：‘此必杂毒，故多杀人，宜速弃之。’如是，善男子，懈怠之僧成就八恶，时有持戒在其中者，如彼甜果在毒树林，护法菩萨教令弃舍，不令信心诸弟子等，礼拜供养恭敬亲近，断慧命根堕地狱中。是故信心优婆塞等当善分别，莫见形服便相习近，当悉问之：‘彼为成就八种法不？自恣布萨为和合不？’若彼已离八种恶法，如是等僧，世尊亦受哀众生

故，于祇桓林与共和合如真金聚，当知是等所应供养。若言不受不共和合布萨自恣，当知是等非是天人所应供养，是诸比丘不应与共布萨自恣。若其问讯犹不能知，当依如来真实契经而分别之。若使愚夫不善分别而便恭敬，供施所须与相习近，我说是等当堕恶道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雪山有好甜药，时诸商人合持诸药游行而卖。时有一人不识诸药，问彼商人：‘汝有雪山甜药草不？’答言：‘我有。’便从其买，而彼商人辄与苦药，其买药者求甜药故反得苦药。清净众者如雪山药，与彼懈怠犯戒比丘而共和合。其信心者供养礼事，当知是等肉眼凡夫，犹如彼人不识甜药。清净、犯戒其相难知，凡夫肉眼不能分别，唯天眼者乃能别知。是故成就八种恶法，虽著法服，不应受人礼拜供养。若能改悔除八种过，名清净僧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，快说斯法，我当顶受是金刚宝。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告诸比丘有四依法。何等为四？依于法不依人，依决定说不依未定，依于智慧不依于识，依于义不依文字。我等信此为四种依，不信四人为真实依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其名法者，即是如来大般泥洹，一切诸佛皆同此法。诸佛如来得此法已，常住不变，非磨灭法。若于如来作无常想者，我说斯等非知法人，为不可信。如我所说四种人者，善解如来方便密教，知诸如来是常住法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，诸佛如来亦复在彼。四种人数及余众生，于如来常住方便密教善解其义，我说斯等为根本依，当知可信。以是义故，说四种人为真实依。依于法者，是诸声闻大德智慧，于正法中心不失念。其正法者，如来常住，于此正法精勤方便。名为依法不依人者，若当此人犯戒贪浊，复说如来是无常法，彼非可信。是故我说不依于人依决定义。

“决定义者，是菩萨也。诸声闻等于此如来方便密教疑惑不信，大乘智海令其决定离诸疑惑。又决定者，是大乘智永离诸碍。碍者是声闻智。其诸菩萨能以决定大乘智慧，解诸如来是常住法，是故菩萨所言可信。未决定者，是声闻智，言诸如来秽食之身、泥洹灭尽，譬如火灭则不可信。所以如来说斯等经方便教化如惑二道诸众生辈声闻智者，是则有余为非决定，是故诸声闻名不决定数。以彼智慧不了如来大圣尊说，是故说彼为不可信。是故佛说决定义者，是真四依依于智慧。

“其智慧者，即是如来法身可信，方便身者则不可信。云何但见如来方便身已，而谓实有阴、界、诸入？若其无者，为何处来？而今现有舍利积聚，以有舍利现于世故，谓其法身是秽食身，妄作是想。以是之故，识不可信，识不可信故作识想者，当知其人

亦不可信。

“依于义者，义者正义，正者满义，满者不消减义，不消减者如来常义，如来常者是法常义，其法常者众僧常义，是则佛说名为依义。若有谄曲凡夫，得蒙如来慈心荫覆，出家学道而便懈怠，放舍禁戒言：‘佛听我受畜奴婢诸非法财。’若饥俭时言：‘我诸弟子莫自苦困，我听受畜奴婢、钱财、金银宝物、牛马、谷米、买卖生利。’彼作如是种种文辞，说经律者皆不可信。信是说者当知其人亦不可信，以是义故说名依义。其非义者，言此三法是皆无常、变易磨灭，是名非义，是名文字。是故说言依义不依文字。正使外道所说经义合摩诃衍者，是皆可信非为文字。是故四依乃至肉眼四种人数为真实依。

“善男子，是为四依，当作是学。”

分别邪正品第十

佛告迦葉：“有四种法，有魔说经，有佛说经；有诸众生随魔教者，随佛教者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当云何而分别知？愿欲闻之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我般泥洹七百岁后，如来教法从此渐灭，魔作比丘坏乱正法，为猎师相而自覆藏，作比丘像、比丘尼像、优婆塞像、优婆夷像、须陀洹像、斯陀含像、阿那含像、阿罗汉像及作佛像。

“是魔波旬，作离俗相而行俗法坏乱我教。波旬说言：‘如来从兜率天没，降神来下净饭王家，摩耶夫人爱欲和合而从彼生。若言不从爱欲生者，无有是处。同人间法，而为诸天、世人、阿修罗等恭敬供养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宿世植众德本，自身妻子种种施与，故得为佛。’如是相貌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化众生故出现于世，非为如来从其父母习爱欲生，现斯相行随顺世间。如是相貌，当知是为佛说经律。若有众生于魔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若于如来所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又说如来出生于世，周向十方各行七步，非为示现，言示现者是不可信，是等经律当知魔说。若言如来初生于世，周向十方各行七步，是则如来方便示现，是等经律经知佛说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又说如来往诣天庙恭敬礼拜，非是天神礼拜菩萨。所以者何？天神在前，如来在后故，如是当知魔说经律。如来方便现入天庙，诸天释梵皆悉恭敬礼侍菩萨，如是相貌为如来说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又说如来为王太子，宫人婇女五欲自娱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。言彼如来现处深宫婇女娱乐，如弃涕唾舍家学道，如是说者，当知是为如来经律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又说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在于祇树给孤独园，受畜钱财、金银、宝物、奴婢、象、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狗、猫狸、鼬鼠、铜铁、琉璃、真珠、珂贝、金银、宝玉、珊瑚、琥珀、种种杂物、种种田宅，种种贩卖，畜养男女，积聚谷米，如此诸物哀愍世间故皆悉受之，如是像类，当知魔说。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哀愍一切诸众生类，住那罗林为弥罗耆罗婆罗门及波斯匿王说言：‘大王，我诸弟子受非法物，无有是处。若畜金银、奴婢、象、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狗、猫狸、鼬鼠，铜铁、琉璃、金银、真珠、珂贝、玉石、珊瑚、琥珀、种种杂物、种种田宅，种种贩卖，畜养男女，积聚谷米，自熟教熟学相、学咒、学众鸟语，推步盈虚日月薄蚀，仰观历数，学结华鬘工巧术作，学书占梦六十四术，服诸消食治唇齿药，华鬘涂身谄曲徐步，现知足相而实无厌，戏笑谈话，贪味饮食鱼肉肴膳，合诸毒药，合诸香油，作诸乐器、革屣、伞盖，竹作织作刻画文绣，服种种药合和诸香，学造王家谈语坐起言笑宴默，学作女人华严饰具，调戏语言杂色衣服，造金楼阁，入酒会处及淫女家，如是种种非法之物，或作、或受、或持施人，如是大王，是诸像类我所不听。所以者何？此等非法，犹如草秽害善谷苗，我听苦治驱摈令出。’如是说者，当知是为如来经律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又言如来不能示现入于天庙，亦复不能降伏于彼诸天人辈，亦复不能于九十六种道中出家，不能现劫成败，不学一切诸医方术，亦不能现为人仆使男女、药树、若王大臣。若使如来为是事者，非为如来，是邪见辈。如来平等，塗割处中无怨无爱，亦非有此。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。现入一切诸天神庙，于九十六种而现出家，现劫成败，入诸咒术学书之堂，现为仆使为男为女，或为药草、国王、大臣，现入淫舍，或为长者、居士、梵志、贫穷男女及诸不男，周遍一切二十五有种种现化，不为彼彼之所惑乱，犹如莲华不著尘水，当知化度诸众生故随顺世间。如是相貌，当知如来所说经律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言：‘我经律世尊所说，是罪、是恶、是轻、是重、是名粗罪、是为性罪、是为制罪，我说戒律为是真实。汝说为实，宁舍我说，取汝说乎？汝谓此律世俗论耶？我此经律如来所说，九部契经已印封竟。九部印中，我未曾闻有方等经一句一字片言之音，

如来说经有十部耶？方等经者其部无量，当知皆是调达所作，坏一切义而作虚说。’言：‘方等经出意妄造，我所不信。’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说者，乱我法教，诽谤如来方等契经。如是说者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。当来之世有如是辈，各各自言‘我有经律’，邪说经律而共诤论。有诸比丘于九部经，表知我别说此摩诃衍方等大经有信向心，不于戒律执著邪见，不净威仪悉能舍离，于我法律清净具足犹如满月，知一一经、一一法律、一一戒行，其数恒沙不可称计，真实之义、种种之义皆是佛说。若言我经律无有是戒，当知是戒非佛所说。言我限数持是戒者，当知是等为犯戒人。其有经说少欲清素合于佛语，当知此义皆是摩诃衍经之所宣说。若言如来安隐济度一切众生，故说如此大乘泥洹方等经者，当知此等是我弟子。其有异者，我非彼师，不于我所出家学道，皆是邪见外道弟子。如是相貌，当知是为佛说经律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若于如来所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如来成就无量功德得空无慧，为众生说苦、空、非我，今已无常入于泥洹，亦不示现随顺世间，如是说者当知魔教。当知如来不可思议，无量无数功德成就为佛世尊，是常住法，非变易法。非是一切如截多罗树，而世尊说四不度法如截多罗树，复说一一不度犹如断石。说过人法者无间等上，是过人法未得言得故。有一比丘，少欲知足又多知识，若王、大臣及余世人，见皆恭敬，而说偈颂赞彼比丘种种功德，言是尊者舍此身已当成佛道。比丘闻已便作是言：‘汝等莫于未得果人以道果赞叹，是多欲名字佛所不许。汝等默然，莫尽形寿为我乐法之人作多欲名字。未得道果，我自知之。’而彼国王及诸大臣语比丘言：‘今汝尊者便为是佛，举世悉闻，皆从汝学律经记论。’当知彼王及诸大臣，偈颂赞叹功德无量。然彼比丘修持梵行无所违犯，非为不度不犯自称得过人法。复有比丘，广说如来藏经，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，佛便明显，除一阐提。时有国王及诸大臣问比丘言：‘汝当作佛、不作佛耶？’‘汝等身中皆有佛性。’彼比丘言。‘不知我当得作佛不？’‘然我身中实有佛性。’复语比丘：‘汝今莫作一阐提辈，而自计数我当作佛。’比丘言：‘尔，但我身中实有佛性。’然彼比丘虽作是说，非为自称得过人法，实有佛性施戒生故。复有比丘作是思惟：‘我当成佛决定无疑。’作是思惟，虽未得道果，其福无量。以是义故，一切比丘皆应修行是思惟法。所以者何？八十亿种不清净法从是得离，清净少欲悉得成就，如来真性由斯显现，逮得百千诸法宝藏，大悲世尊而作是说。如是相貌，当知如来所说经律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又复说言：‘亦无四堕、十三僧残、三十舍法、九十一堕法、众多学法、四悔过法、二不定法、七灭诤法，无越毗尼，亦无粗罪，亦无五逆，无谤经法，无一阐提，亦无犯此诸戒果报堕泥犁中。其诸比丘及与外道皆当生天，然佛世尊恐怖人故说斯戒律。若欲恣心极世乐者，当舍法服还受五欲，厌五欲已悔过修善。如来在世亦有比丘，受习五欲得生天上亦得解脱。古今有是，非我独造。犯四堕法乃至五戒，及诸一切不净律仪，受非法物皆得解脱。’若作是说越毗尼罪，如忉利天日月岁数，八万四千岁堕泥犁中，诸余篇罪差降转重。是诸律师虚诳妄说，假称佛教是不可信。如是相貌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。越毗尼罪最为微细，若有比丘犯此一一微细律仪，知而藏覆如龟藏六，当知是辈不可习近。如我说偈：

“若犯微细罪，默然妄语者，

不计于后世，无恶而不为。

“斯等皆是如来教诫决定之说，况犯粗罪！戒无粗细当坚固持，为佛性故。若言九部不说众生皆有佛性，又方等经亦说非我，是为诽谤九部契经，云何不起众生见耶？九部经中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未所曾闻，我当何取？或能自称说过人法。当知是等如言大海无种种宝，彼虽受学九部契经，方等要藏摩诃衍海种种法宝非彼境界。然佛所说法非为一切声闻、缘觉，悉非其境界。见佛所说因缘相貌，亦复能知一切众生有如来性，不坏吾我寿命之相，心存中道言：‘我身中皆有佛性，我当得佛，我今但当尽诸烦恼。’如是说者是我声闻。若异此者名为自称有过人法，又复说言：‘我已作佛，我已见法住于佛地。’是为自说得过人法。其不尔者，是等不久当成佛道。如是决定甚深佛教，而诸比丘于中自说得过人法，为利养故谄曲徐步，现行乞食愚痴犯戒，未得道果而言得果向人称说，普共闻知恭敬承事，转增贪著伺望供养，不修法念示现威仪取悦人意，我说是辈为自称说得过人法。复有比丘，护持正法故现求利养，贪著名声，作是思惟：‘当令一切人所知识，称叹善哉恭敬承事，我当因是降伏外道诸犯戒者，光扬如来天尊之德，广宣方等般泥洹经，开导众生善解如来所说经律及律眷属，长养自身如来种子，速令佛性开发显现，无量结患一时除灭。’告诸众生：‘汝等皆成如来之性。’灭诸烦恼，心在护法而作是说，我说斯等为菩萨也！以护法故，无有自称得过人法越毗尼罪，如忉利天数八万四千岁在泥犁中，何况粗罪？其摩诃衍有粗罪者皆当驱出。有所取者便是粗罪，人所受护塔物取如芥子，及不问主而取经卷者皆是粗罪，贼心坏塔亦犯粗罪，悉应驱出。若王大臣有故塔寺，欲作供养为舍利故，或恭敬故立一比丘为经营，王付其钱物，而彼比丘辄取自用令主呵责，是等比丘亦应驱出。正使不男及二根者皆应驱出。所以者何？越五戒故。乃至蚁子皆当慈心施以无畏，是沙门法。设有酒香亦随远离，是沙门

法。正使梦中犹不妄语，是沙门法。梦中不与女人同处，是沙门法。若于梦中与共同处，虽不犯戒，如香华等令人宽纵心起放逸，皆由昼见心随生故则有梦想。彼梦觉已亦增乱念，以食子想而行乞食，云何而令恣心得生？梦中生心应速除灭。如是相貌，当知是为如来经律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言如来听受大人坐法，行止威仪受不言法，投岩饮毒，断食杀生，系缚众生自治身体，作茂罗业咒术蛊道，旃陀罗等、不男、二根、支节不具皆听出家；愍众生故，乳蜜、绵缯、珂贝、皮革、诸谷米等悉不服食，于诸草木作寿命想；慈悲心故，泥洹长灭。如是相貌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。除大人坐四种威仪，若言我听饮毒、入火、断食、投岩、残杀众生，作茂罗业咒术蛊道，乳蜜、绵缯、珂贝、谷米作熟肉想，一切草木作寿命想，如是说者，我所不听。作是说者，当知是辈外道弟子。随我所听而能行者，是我弟子。不说四大有寿命想，如是说者，当知是为佛说经律。如是比说众多无量。魔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是辈为随魔教。佛说经律从而信者，当知菩萨。

“善男子，如是所说是为魔所说经。佛所说经差别之相，当分别知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我等今日始解如来甚深之说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当作是学，是为黠慧。”

大般泥洹经卷第五 四谛品第十一

尔时，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若使是苦名苦谛者，地狱、畜生皆有苦谛。名苦谛者，谓知如来常住法身，非秽食身。众生不得如来尊智知苦故，以非法为法，久远痴爱烦恼结缚，弥劫生死苦轮常转。假使如来常住二字暂经耳者，欲生天上及求解脱，必得圣果自然快乐。智者自知，皆由如来常住之音暂经耳故得此妙果。久远以来不知如来常住法故，往返无量生死苦惑。如是知苦为知苦谛，若异此者非知苦谛。

“苦集谛者，诸法之实。不知实故增其爱集，畜养奴婢诸非法物，非法为法而生妄取，正法则灭，以无智故长处生死轮转苦惑。当知是等为坏正法，终不得果生天解脱。不知苦集真实相故为坏正法，妄说之报亦复长夜生死苦恼。如是知者为知集谛，若异此者不名知集。

“苦灭谛者，若修行空一切尽灭坏如来性，若修行空名灭谛者，彼诸外道相违义者，亦修行空得灭谛耶？当知一切皆有如来常住之性，灭诸结缚烦恼永尽，显现如来常住之性，起于一心便得妙果，常乐自在名法自在王，是为修行苦灭圣谛。若复修行于如来性作空无我相，当知是辈如蛾投火。名灭谛者，是如来性，是如来实，灭除一切无量烦

恼。所以者何？是如来性因故。如是知者为知如来平等灭谛，若异此者不名知灭。

“苦灭道者，如来、法、僧、解脱之性，此四种法名为道谛。于四种法不知实故，长处生死无量苦惑。于生死中能勤修行，了知如来、法、僧、解脱是常住法，非变易法，非磨灭法，不尽不坏，起于一心得微妙果快乐自在。于此常住不空四法作非法想者，当知是辈得邪见果报。苦灭道者，于此三法作常住修者，是则名为知苦灭道谛。

“如是修行常住想者，当知是等是我弟子知四真谛，是为菩萨知四真谛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始知修四真谛。”

四倒品第十二

佛复告迦葉：“所谓颠倒，苦有乐想，如来无常灭尽泥洹，如薪尽火灭则为大苦，而作是想，如来无常，是为颠倒。乐有苦想，于如来长存作众生见，是为颠倒。于三有苦而作乐想，是亦颠倒。是为第一颠倒。

“无常常想颠倒，常无常想颠倒。常无常想者，如来泥洹修极空想，是为颠倒。修极空已，短寿众生便得长寿，于是修果谓常存法，名为颠倒。是名第二颠倒。

“非我我想颠倒，我非我想颠倒。言一切世间有我，是为颠倒。佛说如来性是真实我，而于此义作非我修。是名第三颠倒。

“净不净想颠倒，不净净想颠倒。如来常住，非秽食身；而肉眼者言秽食身，非清净法，法、僧、解脱亦当灭尽，是名颠倒。诸不净身无一净想，愚痴倒惑而起净想。是名第四颠倒。

“如是，善男子，是名四颠倒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我从本来常著颠倒，而今始知如来正见。”

如来性品第十三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有我、二十五有，为有为无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真实我者是如来性，当知一切众生悉有，但彼众生无量烦恼覆蔽不现。譬如贫家舍内有珍宝藏而不能知，时有一人善知宝相语贫子言：‘汝为我作，我当与汝钱财宝物。’贫子答言：‘我不能去。所以者何？我先家中有珍宝藏不能舍去。’彼人复言：‘汝愚痴人不知宝处，且与我作，给汝珍宝用之无尽。’便从其语。然后彼人出其宅中珍宝与之，贫人欢喜起奇特想，知彼士夫实可依怙。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各各皆有如来之性，无量烦恼覆蔽隐没不能自知，如来方便诱进开化，令知自身有如来性欢喜信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母人生子尚小而便得病，药师方便为合良药、酥乳、石蜜，令子服之，语其母言：‘慎莫与乳。’令子药消然后与之。复合苦药涂其乳上，子欲饮乳闻苦药气即便舍去，知其药消然后洗乳令子乳之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诱进化众生故，初为众生说一切法修无我行，修无我时灭除我见，灭我见已入于泥洹，除世俗我故说非我方便密教，然后为说如来之性，是名离世真实之我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人初生时智慧尚少，渐渐长大智亦随明，若有我者始终应一，以彼智慧渐渐增故，当知无我。又复我者应无生死，而有生死当知无我。若使一切皆有如来性者应无有异，而今现有长者、梵志、刹利、居士、旃陀罗等，诸众生类种种异业受身不同。若使众生有如来性者应当同等，而今不同，故知无有如来之性。若复真实有如来性，不应杀盗作诸种种不善恶业。若当众生有如来性，聋者应听，盲者应视，哑者应言。若使各有如来性者，为住何所？彼和合身青黄赤白于种种色，为住一处？为遍身中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国王有大力士，摩尼宝珠能除毒痛，系著头上与敌国共斗，为彼所系摩尼宝珠陷入身中，血肉皮覆遂失宝珠，求觅不得便作失想。时有良医来为治病，因语医言：‘我有宝珠遂便忘失，处处求觅不知所在。’当知财宝非常之物如水上泡，速生速灭虚诳如幻，如是永作失宝珠想。良医答言：‘宝珠不失，莫作失想。汝因斗时珠入身中，血肉皮覆是故不现。’彼人不信而谓医言：‘血肉之中何处有珠？是虚言耳。’时彼良医即为出珠，彼得珠已方信良医所知奇特。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各各皆有如来之性，习恶知识起淫怒痴堕三恶道，乃至周遍二十五有种种受身。如来之性摩尼宝珠，没在烦恼淫怒痴疮，不知所在。于世俗我修无我想，不解如来良医方便密教，作无我想而不能知真实之我。于是如来复为方便，令灭无量烦恼炽然，开示显现如来之性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雪山有好甜药名为上味，转轮圣王未出世时隐没不现。其诸病者皆诣药所，掘地埋筒以承药汁，或得甜味，或得苦味，或得辛味，或得酢味，或得碱味，或得淡味。而诸病者得此诸味，不得真实上味之药，掘地不深薄福德故。转轮圣王福德力故，出于世时便得真实上味之药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性者多种之味，无量烦恼愚痴覆蔽，是故众生不得上味如来之性，种种行业处处受身。彼如来性无可杀害，其诸死者名为寿短。如来之性名为真寿，不断不坏乃至成佛。如来之性无害无杀，唯长养身。有害有杀如诸病人作众邪业，种种报应刹利、梵志乃至生死二十五有，不得真实如来性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人穿地求金刚宝，手执利凿凿坚土石悉能令碎，唯有金刚莫能断截。如来之性亦复如是，天魔利剑所不能伤，唯长养身受其伤坏，非如来性。是故当

知如来之性无害无杀，是为如来决定之教、方等契经、甘露毒药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方等契经、甘露毒药，义何所趣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‘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或有食甘露，而得长仙寿，

有人服甘露，伤寿而早夭，

或因饮毒死，或缘饮毒生。”

“其甘露者，是摩诃衍无碍之智。其毒药者，亦是摩诃衍无碍之智。犹如醍醐、酥油、石蜜，食之不消名为毒药，食之消者名为甘露。无智众生不解方等大乘密教，则于是人名为毒药。声闻、缘觉住大乘法，及诸菩萨人中之雄名为甘露。譬如乳牛虽色不同，其乳一味；如是，迦葉，当知菩萨成无畏者之所归依如来法性，彼性我性皆同一味。”

于是，迦葉菩萨即说偈言：

“我今归三宝，甚深如来性，

自身如来藏，佛法僧是三，

如是归依者，是名最上依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为迦葉而说偈言：

“不知三宝者，何名知归依？

依义尚不了，云何知佛性？

若以归依佛，是为最吉安。

复有何因缘，而复归依法？

归依于法者，是为自心想。

复有何因缘，而归于众僧？

不信归依佛，决定真实者，

三宝如来性，何由能悉知？

云何未知义，而生豫计想？

佛法比丘僧，三宝之梯橙，

犹如不怀妊，而作生子想。

如是思惟者，但增其惑乱，

如人寻空响，离真优婆塞。

当勤求方便，大乘决定义，

如来随顺说，令汝除疑网。”

迦葉菩萨复说偈言：

“为优婆塞法，归依于佛者，

一切诸天神，不生归依想。

为优婆塞法，归依于法者，

不以害生法，而为非法祠。

为优婆塞法，归依于僧者，

不于众邪道，请求良福田。

是故归三宝，除俗三非法，

此三归法者，亦是如来说。

我昔由此法，今得安隐处，

汝等亦当行，终归至我所。

如是平等路，汝等随行者，

疾得免众苦，轮回生死惑。

如来之性者，亦从世尊说，

我及诸众生，同此如来性。

诸佛随顺道，我等悉由之，

乃至诸魔天，亦有此甘露，

终归同诸佛，离有牟尼尊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为迦葉重说偈言：

“汝莫如声闻，童蒙之智慧，

唯是一归依，当知非有三。

如是平等道，佛法僧一味，

为灭痴邪见，故立此三法。

汝今欲示现，随顺世间者，

应当从此教，归依于三宝。

若人归依佛，便为归依我，

归依等正觉，正觉我已得。

分别归依者，则乱如来性，

当于如来所，而作平等心，

合掌恭敬礼，则礼一切佛。

我与诸众生，为最真实依，

清净妙法身，我已具足故，

若礼舍利塔，应当敬礼我。

我与诸众生，为最真实塔，

亦是真舍利，是故应敬礼。

若归依法者，应当归依我，

清净妙法身，我已具足故，

我与诸众生，为最真实法。

若归依众僧，亦当归依我，

诸余一切众，皆佛僧所摄，

我与诸众生，为最正觉僧。

无目众生类，为之生道眼，

是故声闻众，及诸缘觉僧，

如来僧悉摄，归依最真实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善男子，菩薩摩诃萨当作是念，正使不善无知积聚，应作是知我有佛性。如彼健士斗战之时，当知我为军中之将，为一切众所依怙者。譬如王子为太子时，应当自知我为一切王子之上，当绍王位为诸王子作真实依，终不生心作下劣想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立金刚志超彼三法，如彼王子成就无畏，于三法中离种种想。如来最上，犹如顶相最为第一，非佛、非法、非比丘僧，种种差别如梯橙也。为世间依、度世间故，于真实法示现种种，而为三法诱化童蒙无知众生，令入大乘深利智慧。”

迦葉菩萨复说偈言：

“知此真实义，而问于如来，

欲显发菩萨，勇猛离垢故。

善哉世尊说，菩萨之所行，

大乘深利智，如练金刚慧。

善哉世尊说，安立诸菩萨，

如来善显示，我今亦当然。

一切众生类，悉应自观察，

自身如来藏，皆是三归依。

一切众生类，信受此经者，

若已离烦恼，及诸未离欲，

皆当归自身，如来微妙藏，

唯是正归依，无二亦无三。

所以然者何？世尊广分别，

各各自身有，如来微妙藏，

以知此义故，不复归于三。

我已为一切，世间真实依，

法及比丘僧，一切摄受故。

声闻辟支佛，皆悉当敬礼，

以是诸菩萨，正向大乘道。

如是如来性，为不可思议，

具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故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其诸菩萨应如是学甚深利智。复次，善男子，我当更说入如来藏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有我长存者，终不经苦患，

若使无我者，空为修梵行。

一切法无我，是名断灭教，

言我长存者，则为计常说。

一切法无常，是则为断说，

一切法常者，是则为常说。

一切法是苦，是则断灭说，

一切法是乐，是则计常说。

一切修常想，是疾得断说，

一切修无常，是疾得常想。

譬如拆楼虫，得一速望二，

如是修常者，是速得断灭。

若修断灭者，亦疾得常想，

如是所说喻，得一更求余。

异法修苦者，则说不善分，

异法修乐者，是则说善分。

异法修无我，无量诸烦恼，

异法修常存，佛性及涅槃。

异法修无常，则身不坚固，

异法修常者，如来等三宝，

及平等解脱，是诸法真实。

如来之所说，不同于彼喻，

当知除二边，处中而说法，

计常及断灭，是见二俱离。

世间凡愚辈，于佛说迷惑，

喻如羸病人，顿服酥迷乱。

有无增其患，譬如重病人，

四大互增损，而不等和合，

痰癊增不息，风种起烧燃，

风癊已违诤，涎唾亦复增，

如是不和合，举体发狂乱。

良医善方疗，随顺安四种，

除灭一切病，悦乐全身强。

如四大毒蛇，无量烦恼患，

良医善方疗，平等性安隐，

其平等性者，是名如来藏。

得闻如来性，离于一切界，

常住不变易，有无等不著。

凡愚而妄说，不了微密教。

如来为众生，方便说身苦，

凡愚不能了，谓我身断灭，

慧者了真谛，不总一切受，

能知我身中，有安乐种子。

闻我为众生，方便说无常，

凡愚谓我身，如陶家坏器，

慧者能谛了，不总一切受，

能知我身有，微妙法身种。

闻我为众生，方便说非我，

凡愚谓佛法，一切无我所，

智者能谛了，非尽假名说，

不惑于清净，如来真法性。

闻佛为众生，方便说空教，

愚夫不能知，谓悉言语断，

慧者能谛了，不总一切受，

知如来法身，长存不变易。

闻我为众生，方便说解脱，

愚夫谓佛身，解脱悉磨灭，

慧者能谛了，不悉往来断，

如来人师子，自在独游步。

我为众生说，无明缘诸行，

凡愚不能知，谓是为二法，

慧者能谛了，明非明虽异，

解脱真实法，则无有二相。

缘诸行生识，凡愚谓为二，

慧者知行缘，虽二而不二。

十善及十恶，凡愚随二相，

慧者能谛了，虽二而不二。

有罪及无罪，凡愚谓为二，

慧者能谛了，自性则不二。

清净不净相，凡愚谓为二，

慧者能谛了，自性则不二。

作者及不作，说一切诸法，

凡愚不能知，谓为是二法，

慧者能谛了，自性则不二。

说一切诸法，为苦及乐分，

凡愚不能知，谓为是二法，

慧者能谛了，自性则不二。

我为众生说，一切行无常，

凡愚不能知，总修如来性，

慧者能谛了，自性则不二。

我为众生说，一切法无我，

凡愚不能知，谓佛说无我，

慧者了自性，我非我无二。

无量无数佛，说是如来藏，

我亦说一切，功德积聚经，

我非我不二，汝等善受持。

“善男子，当忆念一切功德聚经。我说般若波罗蜜大经不二，彼如是说我非我不二。譬如从乳出酪，从酪出生酥，从生酥出熟酥，从熟酥出醍醐，为始终是一？为从余处来？若即是一者即作本事，若乳即为酪者，然今乳时而无酪相，如是因缘展转相生，非已有故而言展转。若余处来者，彼在何处住？当于乳时不见酪等从余处来。彼一切分皆有醍醐自性，但诸过覆故异分现，牛食过故乳则血气，牛食甘草乳则甜香，牛食苦草乳有苦味。于雪山下有甘泽草，牛食是草出成醍醐不作余色。当如牛食种种味草，则有种种异色。明及无明不二之法，亦复如是，行业过故明非明转，一切善法及不善法皆无有二。是故当知，如来之性，如彼醍醐自性清净，烦恼过故有异相现。譬如人言，大海水碱，非为一切其水悉碱，其中亦有八味之水。譬如雪山多诸毒草，而彼雪山先有良药。一切众生身亦如是，四大和合譬如毒蛇，然此身中先有佛性。如彼良药，其如来性始终常有非作所作，但无量烦恼中间竞起。凡诸众生欲求佛者，当除无量烦恼结患。譬如春月兴大云雷而未降雨，草木华果皆未萌芽，夏时大雨一切扶疏；如来之性亦复如是，无量烦恼结患所覆，虽闻契经及诸三昧，犹故不知如来之性，以不知故而起于我及非我想。大般泥洹、方等契经、密教法藏闻于世间，众生闻已，如来之性皆悉萌芽能长养大义

，是故名为大般泥洹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其有众生学此方等般泥洹者，名为毕报如来之恩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如来之性于诸声闻及辟支佛，甚为难见难得之宝！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善男子，我亦常说甚为难见。譬如有人肤翳覆眼不见五色，就彼良医为治其目翳，便为除少分肤肉，而以一物示之令见，彼视惑乱谓二谓三，久久谛视仿佛见之；如是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净治道地成就十住，于自身中观察如来真实之性，犹为无我轮之所惑，况复声闻及辟支佛而能知之？当知，善男子，如来之性难见如是。又如有人仰观飞鸟，远则不识为是为非，极明其目仿佛识之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，犹生惑想久乃仿佛，况复声闻及辟支佛？又复如人痰癊增故，迷于诸方欲有所至，心心相续专念记识犹失径路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，专心方便犹有惑乱，况复声闻及辟支佛？复次，如人远行旷野热渴所乱，远见野马或谓为水，或谓林树，或言聚落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。复次，譬如有人登高临下远观佛塔，或作水想，或谓虚空，或谓屋舍，或谓野马、山石、草树，方便谛观乃知是塔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犹生惑想，方便极视乃知真实。复次，如人船行大海，远见城郭而生惑想，或谓虚空，或言物像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。复次，譬如王子竟夜观伎，至日光现见人生惑亲作他想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。复次，譬如大臣往诣王所咨详王事，夜闇还家于电光中，若见白牛而生惑想，或谓屋舍，或谓丘冢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。复次，譬如持戒比丘自澡净水，复重谛视若见微毫，或谓为虫，或谓尘末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。复次，如人观高山顶，若有行人或谓禽兽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。如人目患夜闇观画，或谓人像，或谓神像，或谓佛像，或谓释梵诸菩萨像；十住菩萨亦复如是，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之性甚深难见，唯佛境界，非诸声闻及辟支佛所能知见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教法，慧者所知应当信受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如来之性甚深微妙，诸肉眼者云何得见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非想非非想天，唯佛境界，一切声闻及辟支佛云何能见？但彼随顺如来契经，信心方便然后等观。如是，善男子，一切声闻及辟支佛，当于方等般泥洹经而生信心，知其自身有如来性。是故当知，如来之性唯佛境界，非诸声闻及辟支佛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间众生皆言有我，比义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一时，二人为友，一是王子，一贫穷人，结好往来。其王子者有调伏咒，贫人见之。彼于后时共至他国，于一客舍暮共止宿，而彼贫者于梦中言：‘咒来！咒来！声彻于外。’时有人闻，将至王所，以其所闻具白国王，王即问言：‘何处有咒？’时彼贫人便白王言：‘我无咒也，善知识有，我曾见之。’王即复问：‘其状云何？’复白王言：‘其角似羊。’作是语已，王语贫人：‘汝自还去，何处有咒？彼亦无有，为虚说耳！’而咒似羊传于天下。如是不久其王命终，太子即位亦访求咒而不能得，次后其子续立为王，亦复如是求咒不得，展转相传恒于咒上而作羊想。如是菩萨摩诃萨出于世时，为众生说真实之我。其无知者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不知其真便妄想说：‘我如寸灯在于心中。’种种众生、我、人、寿命，如彼梦说展转相承皆起邪见，计有吾我求吾我性，不得实我作无我说，而诸世间一切众生常作妄想计有吾我及无我想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我说如来之性最为真实。若世间说我随顺法者，当知是则为离世俗，当知皆是菩萨变化现同俗说。”

文字品第十四

佛复告迦葉：“一切言说、咒术、记论，如来所说为一切本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初现半字为一切本，一切咒术言语所持真实法聚。童蒙众生从此字本学通诸法，是法非法知其差别，是故如来化现字本不为非法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字本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初十四音名为字本，是十四音常为一切不尽之本。不尽有何义？不破坏义、不漏义、如来义、名不尽义。如来法身金刚不坏故名不坏，如来无有九道诸漏故名不漏，如来常住故说不尽无作之义。

“初短阿者，吉义。吉者，三宝义。次长阿者，现圣智义。其名圣者，离世间数，清净少欲，能度一切三有之海，故名为圣。圣者正也，能正法度行处律仪及世间法度，是其义也。复次阿者，有所长养皆依于圣，一切真实正行之本，孝养二亲皆依是知，晓了正法住摩诃衍。善男子、善女人、持戒比丘及菩萨，如是所行皆名依圣。又复阿者，世界言语法之所依。如言善男子阿伽车，如言男子莫作阿那遮逻，是故阿者亦是世间言语所依。

“短伊者，此也。言此法者是如来法，梵行离垢清净，犹如满月显此法故，诸佛世尊而现此名。又复伊者，言此是义、此非义、此是魔说、此是佛说，依是分别故名为此。其长伊者，名为自在，名大自在，自在梵王能于如来难得之教以自在力护持正法，以

是之故名为自在。又复伊者，于此自在大乘方等般泥洹经自在摄持，令此教法自在炽然，令余众生自在受学此方等经。又复伊者，自在方等能除伊者嫉妒邪见，如治田苗去诸秽草。如是等比，是故如来说伊自在。

“短忧者，上也。于此契经说最上义，其诸声闻及辟支佛，所未曾闻一句一字片言历耳。譬如诸方，郁单越为福德之上；大乘方等亦复如是，一言历耳，当知是等人中之上为菩萨也，是故如来说此忧字。长忧者如香牛乳，其乳香味是大乘经最为上味，广说如来真实之性，非法憍慢皆悉消灭。又复忧者，名为大忧，于如来藏慧命根断著无我说，当知是等名为大忧，是故说忧。

“咽者，是也。言是佛法，如来泥洹亦说是法。咽者，如来也，有来去义，以是故说如来如去。

“乌者，下也。下贱烦恼悉除灭已名为如来，是故说乌。

“炮者，是摩诃衍。于十四音炮为究竟，是故说名为摩诃衍。于一切论为究竟论，是故说炮。

“安者，一切也。如来教法离于一切钱财宝物。安者，遮义，一阐提义。

“最后阿者，尽也。一切契经摩诃衍者，最为穷尽。

“迦者，一切众生如一子想，于诸一切皆起悲心，是故说迦。

“呿者，掘也。发掘如来甚深法藏，智慧深入无有坚固，是故说呿。

“迦者，藏也。一切众生有如来藏，是故说伽。重音伽者，吼也，常师子吼说如来常住。

“俄者，脆也。一切诸行速起速灭，故说为俄。

“遮者，行也。成就众生故名为遮。

“车者，照耀如来常住之性，是故说车。

“阇者，生也。生诸解脱非如生死危脆之生，是故说阇。重音阇者，烧也。一切烦恼烧令速灭，故说为阇。

“若者，智也。知法真实，是故说若。

“吒者，示也。于阎浮提现不具足，而彼如来法身常住，是故说吒。吒者，示满足也。平等满足，是故说吒。

“荼者，轻仙不没，是故说荼。重音荼者，不知惭耻，重恩不报是故说荼。

“挐者，不正可如诸外道，是故说挐。

“多者，遮一切有令不相续，是故说多。

“他者，无知也。如蚕虫作茧，是故说他。

“陀者，于摩诃衍欢喜方便，是故说陀。重音陀者，持也。护持三宝如须弥山不令沉没，是故说陀。

“那者，如城门侧因陀罗幢，竖立三宝，是故说那。

“波者，起颠倒想，三宝沉没而自迷乱，是故说波。

“颇者，世界成败、持戒成败、自己成败，是故说颇。

“婆者，力也。如诸如来无量神力非但十力，是故说婆。重音婆者，能担正法为菩萨道，是故说婆。

“摩者，限也。入菩萨法限，自强其志为众重檐，是故说摩。

“耶者，习行菩萨四种功德，是故说耶。

“罗者，灭淫怒痴入真实法，是故说罗。轻音罗者，不受声闻、辟支佛乘，受学大乘，是故说罗。

“和者，一切世间咒术制作，菩萨悉说，是故说和。

“赊者，三种毒刺皆悉已拔，是故说赊。

“沙者，满义。悉能闻受方等契经，是故说沙。

“娑者，竖立正法，是故说娑。

“呵者，惊声也。怪哉诸行悉皆究竟，怪哉如来而般泥洹离诸喜乐，是故说呵。

“叉(来雅切)者，魔也。天魔亿千无能破坏如来正僧，随顺世间而现有坏。又复随顺世间现为父母诸宗亲等，是故说叉(来雅切)。

“厘、厘、楼、楼，此四字者，长养四义佛及法僧，示现有对随顺世间。示现有对如调达坏僧，僧实不坏，如来方便示现坏僧，化作是像为结戒故。若知如来方便义者，不应恐怖，当知是名随顺世间。是故说此最后四字，吸气之声、舌根之声、随鼻之声、超声、长声，以斯等义和合此字。

“如此诸字和顺诸声入众言音，皆因舌齿而有差别。因斯字故，无量诸患积聚之身，阴、界、诸入因缘和合，休息寂灭入如来性，佛性显现究竟成就，是故半字名为一切

诸字之本。若观法实及如来解脱，亦无文字言语之相，字相、味相皆悉远离，是故一切远离名为解脱，其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因是半字能起诸法，而无诸法因字之想，是名善解文字之义。若异是者，不解文字分别诸法是法非法、如来之性、三宝解脱，而不能知是经非经、是律非律、魔说佛说，悉不能知我说，是等不知字故。是故，善男子，汝等应当善学半字，亦当入彼解文字数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当善学斯等半字。今我世尊，始为佛子得最上师，我今始入学书之堂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乐修正法应当如是。”

鸟喻品第十五

佛复告迦葉：“雁、鹤、舍利鸟者，所谓种种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等法，如众雁、鹤、舍利之鸟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此义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有法无常，有法是常，有法是苦，有法是乐，有法是我，有法非我。譬如田夫种植五谷及诸果树，从其萌芽乃至华叶，其人恒作非常之想；至其成熟收其果实，得受用时而生常想。所以者何？真实现故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五谷之常与如来同不磨灭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犹以如来喻须弥山，其须弥山世界败时，岂不坏耶？善男子，莫于譬喻而生是问。一切诸法悉归磨灭，唯有泥洹是常法耳！随世言说以彼为喻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善哉斯说！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善男子，一切契经修诸三昧，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，诸众生等修无常想；闻此经已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所怀烦恼疑结永离，晓了常法。所以者何？各于自身如来之性，得显现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金师销镕其金，至器未成作非常想，宝器成已常得受用。如是，善男子，一切契经修诸三昧，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，其诸众生修无常想；闻此经已，所怀烦恼疑结永离，晓了常法。所以者何？各于自身如来之性，得显现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种甘蔗、胡麻乃至未熟，常作种种诸味之想，麻油、石蜜成已乃知真味。如是，善男子，一切契经修诸三昧，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，其诸众生修无常想；闻此经已，所怀烦恼疑结永离，晓了常法。所以者何？各于自身如来之性，得显现故。譬如百川皆归于海，如是一切契经及诸三昧，悉归方等般泥洹经。所

以者何？如来之性究竟说故。是故我说，有法无常，有法是常。

“如舍利鸟，忧悲剑刺如来已断，而于此论多有疑者，然其如来现有忧悲，非如人天及余众生之忧悲也。如非想处云何有想？若无有想不应有寿，有寿无想何有想阴、界、入之名？又如林树皆有神依，若神依树，为依根茎？为依枝条？如是诸处悉皆不现，为依何住？如是如来教法甚深。当知如来现有忧悲，于罗睺罗而起慈心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，唯佛与佛乃知此义。斯等皆是诸佛之法，尚无心意，何有忧悲？忧悲若无，教法相违，如一子想是则空言，说一切法皆不可信。但如来所说不可思议，诸佛教法亦不可思议，如来佛法不可思议，是为真实。譬如虚空不可于中造立宫室，而诸幻士能于中造，凡愚见已而作是念：‘云何空中而得安立如心意转？’如是所说，尚无心意，何有忧悲？忧悲若无，罗睺罗喻是则不实。如虚空中，如来忧悲则不可得。如其幻化随心意转，如来则有忧悲之想。闻般泥洹而作是念：‘何有忧悲？’闻其转者常有忧悲，是故如来常住。若无常者无有忧悲，而今如来非是无常。如来忧悲及无忧悲悉不能知，下者知下，不知中上；中者知中下，不知其上；唯有上者，一切悉知。其诸声闻及辟支佛各各自知，而不能知如来境界；如来悉知，是故名为离诸障碍。譬如幻士种种现化，如来亦然，种种示现随顺世间，能知是者名为黠慧。肉眼凡夫无想之想非其境界，而于如来作忧无忧想。是故我说，有法是我，有法非我，如舍利鸟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雁、鹤及舍利鸟，于夏月雨时江河漫溢，选择高处而安其子然后游行。如是如来出兴于世，化无量众令入正法，为受化者方便说法，或说苦法，或说乐法，有为诸行是名为苦，泥洹极乐离有为行说名为乐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所谓如如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云何众生得泥洹乐？”

佛言：“迦葉，如我先说一切诸行无生老死，所谓：

“若无放逸，是处不死，

若其放逸，是为死径。

无放逸者，得不死处，

若放逸者，常处生死。

“若放逸者是有为行，彼有为行则为苦法，非泥洹者是为死处。若作放逸是名作行，当知是行则为大苦，不趣泥洹是为死径。无放逸者是不作行，虽复作行亦不生死，是

名金刚不坏之身。其世俗者是名放逸，离世俗者是无放逸，离生老死泥洹快乐。是故如来有说苦法、有说乐法、有说非我、有说是我。如鸟飞空不见其迹，无有天眼烦恼未断，不自见身如来之性，是故我说有法无我，为烦恼故说微密教。其诸众生无有天眼而计吾我，无量烦恼造有为行，故为彼说诸法无常，是故我说有法无常。

“犹如明目住山顶，谛了其地愚夫等，

如来道眼升慧台，无忧忧念群生类。

“如是无量烦恼悉灭，名住山顶。观其无量烦恼炽然下劣众生谁为登慧台，何名为无忧？若无忧者，云何名为忧念世间？若泥洹灭尽，何有观愚者？若使如来泥洹灭尽，云何能升智慧高台？若当泥洹，云何山顶能观其下？智慧台者，谓灭尽泥洹无忧忧念者，谓是如来忧念世间无量群生。山顶者谓解脱。住者，行人。地者，有为行。愚者，无巧方便说。谛了者，正觉也。如来者，忧苦永离是常法故。以自离忧，见被利刺忧恼众生为之生忧。若使如来永离忧者不名正觉，随彼众生应受化者，如来等正觉即为彼现。是故当知如来常住，种种示现犹如雁、鹤、舍利之鸟。”

月喻品第十六

佛复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如月不现，人谓为没，一切人民皆作没想。于余方现，余方人民皆谓月出。然其彼月不没不出，因须弥山故现有出没。如是如来应供等正觉，于大千世界或阎浮提，依因父母现生为子，阎浮提人皆作生想。又阎浮提现般泥洹，而此众生皆作灭想。其实如来不生不灭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月余方现满，彼方众生皆作满想。此阎浮提现有初生，此方人民作初生想，渐渐增长乃至月满便作满想。然其彼月不增不减，因须弥山现有增减。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，或于阎浮提现有泥洹，而诸众生皆作灭想；或于阎浮提示现出生，犹如初月；阎浮提人作婴儿想，如月三日；现行游步，如月四日；现行学书，如月八日；现行出家，乃至月满；现大光明破坏无量众魔闇冥，现般泥洹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犹如明月列宿围绕没而不现。阎浮提人或作生想，或作灭想，其实如来不增不减常如满月，是故当知如来常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犹如明月，一切皆见处处城邑、聚落、山泽，随器大小是诸水中一切悉现。若人游行百千由旬而月常随，彼诸人等而作是想：‘为是本月随我而来？为是异月？’愚人见月犹如镜面，中人见月犹如车轮，上人见月圆五由旬，及余众生随力所见。如来明月亦复如是，一切悉见，而诸众生各作是念：‘谓佛世尊哀愍我故，在我舍住。’及畜生道亦复如是，聋盲喑哑及诸癃残，各谓如来为己像类，种种语、种种书

、种种身，皆作是念：‘诸佛如来唯作我语、我书、我身、我食。’又作异想，或谓声闻，或谓缘觉，或谓种种异道出家，或谓如来为我兴世。然其如来法身真实无有变异，为众生故以方便身现种种相。如良药树，如来亦然，为众生故现百千变随顺世间，是故如来是常住法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罗睺阿修罗捉日月时，其诸众生谓彼蚀月，彼舍月已谓为吐月，彼障月光世间不现便作蚀想，彼舍月已世间还现谓为吐月，然其彼月若隐若显实无增损。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，如彼调达伤坏佛身，作无间业等乃至一阐提辈，皆为当来诸众生故现伤佛身、坏法、破僧，如来法身实无伤坏。正使天魔亿百千数，亦不能得断法坏僧。是故如来法身真实无有损坏，现损坏相随顺世间。譬如二人共斗，随其伤坏量罪轻重；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现伤坏相表无间罪，为制法律以戒将来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良医善教其子令学医方，识诸药草、根茎、华叶、香味、色像悉令晓了，命终之后，其子续立善知医法；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种种变化疗治众生，现五逆罪谤毁经法，乃至一阐提辈皆悉化现，为当来故，般泥洹后，令诸比丘随顺经律如如来说，知罪轻重以自戒慎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人间月，六月一蚀，而上诸天日见月蚀，或复见月须臾而蚀。所以者何？天日月长，人间短故。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或谓长寿如六月蚀者，及至须臾般泥洹者，为烦恼魔、阴魔、死魔、自在天魔亿百千种所不能坏，现无量生随顺世间，如来之寿实无有量，是故如来是常住法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明月，一切众生皆悉爱乐；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，乐法众生悉皆爱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日出有三时变，春、夏、冬异，冬日则短，春日处中，夏日极长；如来应供等正觉日亦复如是，现三种寿。为诸众生、声闻、缘觉现短寿相，斯等见已心则悲叹：‘一何怪哉，如来短寿！’为诸菩萨现其中寿，若至一劫若过一劫。唯佛观佛其寿无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来所说方等大乘微密之教，示现世间雨大法雨。于当来世其有众生，以此正法摩诃衍品开示世间，当知是等为真菩萨犹如夏雨。犹如冬日多有冷患令人损寿，声闻、缘觉闻佛方便微密之教，为其示现短寿之报犹如冬日。诸菩萨等成微妙慧，而为彼现如来常法，喻如春日。如是如来随顺世间现三时寿。譬如众星，昼日不现其实不没；如是如来与诸声闻及辟支佛，俱出于世，俱现泥洹，非独一切声闻、缘觉有无常也，当知亦是常住之法如昼星也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犹如天阴日月不现，愚夫谓言日月没失；如来正法灭尽之时，三宝现没亦复如是，非为永灭。当知如来是常存法，亦不变易，亦不磨灭，非彼诸过所能染污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只如斗星月尽后夜明闇中间暂现光明，众人见已寻即还灭，人谓其灭而实不灭。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正法灭尽之时，诸辟支佛出兴于世，开示教化无量众生，立于正法寻即灭度，其实长存而不永灭，但诸众生不能悉见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日出众冥悉除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出兴于世，其有闻者，无间罪业无量积聚皆悉消灭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大般泥洹甚深境界不可思议，善说如来微妙之性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知如来是常住法，正法无尽，僧宝不灭，当勤方便修学此经，我说此人为近佛地。”

大般泥洹经卷第六 问菩萨品第十七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何等为菩萨摩诃萨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已发意者及未发意，是等一切悉为菩萨。善男子，譬如冬日，酥油凝结无有津泽；如是修习一切契经诸余三昧，发心望果而求菩提，是辈名为未发道意，不能速成菩萨之道。所以者何？无勤方便如冬日故。

“又善男子，如春时日其热猛烈，一切酥油悉皆津泽，其余水结一切镕销，湖池诸水亦复消竭。如是，迦葉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内道外道，若有至心及名闻利养，听此方等大般泥洹戢心历耳，有发菩提未发心者，如斯之等，一切身中悉皆津泽为菩提因。是故我说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悉为菩萨。如是方等般泥洹经，功德积聚觉慧无尽，是故我说名为春泽。所以者何？开发如来常住法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日月光明照曜，诸余光明悉不复现；如是大乘般泥洹经光明照曜，诸余契经及诸三昧，功德光明悉不复现。是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方等大般泥洹，虽未能发无上道心，泥洹日光已入身中为菩提因，是故名为大般泥洹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一切众生必有菩提因缘入身中者。以何等故，世尊说犯四堕法、作无间罪、诽谤经法及一阐提，于正法中作毒刺耶？如佛所言，若未发意有菩提因者，有何差别？彼四种人应无恶罪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除一阐提，诸余众生其有闻此大般泥洹方等契经为菩提因者，当知是等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故得闻此经，其余诸罪无能为也。所以者何？此摩诃衍大方便力，开发一切如来性故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发心者，无有乐向，闻则背舍，何由得为菩提之因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未发意者，虽不乐向而背舍去，犹忆此经心不忘失，卧则梦中见大鬼神现恐怖相：‘咄！善男子，当念菩提。若不乐向，我当杀汝。’彼即惊怖便念菩提，乃至觉已心犹续念。又复彼人命终之后堕泥犁中，见其罪报亦复忆念，堕饿鬼中及生天上亦皆忆念，于彼能发菩提之心，于此大乘般泥洹经，不乐之心从是永灭。如是则为菩提之因，如是为因，如是为缘，即立菩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虚空中兴大云雨，雨于大地、枯木、山石及诸高源，其水不住，流澍下田，陂池悉满；众生受用此摩诃衍大乘法雨，雨一阐提如雨木石高源之地，不受菩提因缘津泽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种子熬令干焦，虽复时雨，百千万劫不能令生；一阐提辈亦复如是，于此方等般泥洹经，虽百千劫闻，终不能发菩提萌芽。所以者何？如焦谷种，善根灭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明珠著浊水中，水即澄清，投之淤泥不能令清；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，著诸众生五无间罪、犯四堕法浊水之中，犹可澄清发菩提心，投一阐提淤泥之中，百千万岁不能令清起菩提因。所以者何？无善根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药树名曰药王无所不治，根茎、华叶、若汁、若香，或有人服，或复涂身，或但闻香，意乐不乐其病悉除，唯除必死之病不能令差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一切众生恶业重病悉能疗治。若四堕法、无间罪业及诸外道不乐菩提，闻斯方等一经耳者为菩提因。所以者何？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一切诸恶无不治故。唯除一阐提。所以者何？无菩提因故。犹如人身有伤坏处，□药得行除众疾病，若不伤坏□药不行；一阐提辈亦复如是，不可伤坏受菩提因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金刚能坏众宝，而力不能坏白羊角；是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成就一切诸恶之法皆能破坏立菩提因，唯不能破一阐提恶起菩提因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诸树断其枝干，寻生如故；如是众生作诸罪业，闻摩诃衍般泥洹经生菩提因。如多罗树，断则不生；一阐提辈亦复如是，终不能生菩提柯叶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空中兴大云雨，而彼雨滞不住空中；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普雨法雨，于一阐提雨则不住。

“不修真实亦不来，彼究竟处莫能见，

谓彼诸恶不善业，则为世间大鄙陋。

“其善修者，谓修菩提；不来者，若自不修终不自得；真实者，微密胜业。如是胜业，于谁不来？谓一阐提。永离善心，名一阐提。诸增上慢一阐提辈，以何为本？诽谤经法，不善之业，以是为本。诽谤经法，凶逆暴害，当知是等智者所畏。譬如险道多诸盗贼，暴慢愚夫不知恐畏，肆意直往为贼所害，大力法王游行此路无有恐畏。不见究竟处者，永不见彼一阐提辈究竟恶业，亦不见彼无量生死究竟之处。我略说彼诸恶积聚，若具闻者甚可怖畏。假令一切众生一时发意成无上道，此诸正觉犹不见彼一阐提辈诸恶究竟，成正觉时复于何等不见究竟。一切众生破坏生死皆成佛道，不见诸佛无余泥洹，无常灭尽如灯火灭。谓彼诸恶业世间大鄙陋者，一阐提辈永离菩提因缘功德，斯等名为世间鄙陋。言于此乘最后觉悟得为佛名，是亦鄙陋。诸佛法尔：

“已作恶业者，如萨阇乳酪，

愚者轻被烧，如灰覆火上。

“有似阿罗汉一阐提而行恶业，似一阐提阿罗汉而行慈心。

“有似阿罗汉一阐提者，是诸众生诽谤方等。

“似一阐提阿罗汉者，毁呰声闻，广说方等，语众生言：‘我与汝等俱是菩萨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皆有如来性故。’然彼众生谓一阐提而言：‘如来授我等决，汝亦如是。我与汝等皆当俱离无量烦恼众魔恶业如坏水瓶，于此契经必成菩提勿复生疑。譬如烈士奉王使令，至他国中称叹王德，宁失身命要不移易；我等今日亦复如是，如来记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我等要当不惜身命。’于凡愚中广说此经，是名似一阐提摩诃萨也。

“若阿练若愚痴无智，状似阿罗汉而诽谤方等，愚騃凡夫谓真阿罗汉、谓是大士。是恶比丘示现空闲阿练若处，而自处置似真阿罗汉，于阿练若行永不随顺，而作异说起四因缘，言方等经皆是魔说，言摩诃衍是诸黠慧正法刺剑，诸佛世尊皆当无常而说常住，当知是为毁灭正法破僧之相，作是说者名一阐提。是故说言：

“已作恶业者，如萨阇乳酪，

愚者轻被烧，如灰覆火上。

“如是，善男子，当知方等般泥洹经，诸佛如来决定之说。摩诃衍者，最为无上，如摩尼珠明净离垢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莲华，日光照已无不开敷；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一闻经耳，若未发意不乐菩提，是等必为菩提之因。彼一阐提于如来性所以永

绝，斯由诽谤作大恶业。如彼蚕虫，绵网自缠而无出处；一阐提辈亦复如是，于如来性不能开发起菩提因，乃至一切极生死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优钵罗、钵昙摩、拘牟头、分陀利生淤泥中，而不为彼淤泥所污；若有众生修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，不为烦恼之所污染。所以者何？如来之性不受染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国土清凉风起，一切众生身诸毛孔遇斯风者，热恼悉除；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甘露法味，一切众生无不蒙润发菩提因，除一阐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良医解八种术，一切诸病皆悉能治，唯除阿萨阇病；如是，善男子，一切契经及诸三昧，能治一切淫怒痴等诸烦恼病，而不能治犯四重禁无间罪业。善男子，复有良医过八种术，一切众生诸有疾病，命行未尽悉能疗治，唯命行尽不能令差；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诸烦恼患，乃至不乐菩提未发心者，悉皆能治令发菩提，唯除一阐提辈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盲人不见五色，良医能治令目开明，唯不能疗彼生盲者；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声闻、缘觉，不乐菩提未发心者，悉皆疗治令开慧眼发菩提心，唯除生盲一阐提辈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良医过八种术，一切众生有疾病者，书其咒术著于身上，能令诸病悉得除愈；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诸烦恼患，不乐菩提未发意者，及四重禁、无间罪业，皆能除灭安立菩提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犯四重禁及无间罪，如截多罗树，及不乐菩提未发心者，云何能令发菩提因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是诸众生若于梦中，若命终时，堕泥犁中而生悔心：‘哀哉！我等毁犯正法，自招此罪！’而生誓心：‘于此得免生余处者，在在处处要当发心为菩萨道。’是摩诃衍般泥洹经威神力故，是等众生生天人中，必得发心为菩提因。是故我说犯四重禁及无间业，皆得发心为菩提因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良医合和诸药名阿伽陀，如此良药在所著处，一切诸毒皆悉消歇，唯除一种增上毒蛇不能消伏；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，一切憍慢四种毒蛇，犯四重禁及无间业，不乐菩提未发意者，皆悉安立于菩提道。所以者何？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最为无上第一良药故，唯除增上毒蛇一阐提辈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良医合和诸药以涂其鼓，若有众生斗战被疮，闻彼鼓声一切悉愈，唯除命尽必应死者；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法鼓音声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闻其音声，淫怒痴箭不乐菩提未发意者，犯四堕法及无间罪一切除愈，唯除一阐提辈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夜闇，阎浮提人一切家业皆悉休废，日光出已，其诸人民得修家事；如是众生闻诸契经及诸三昧，犹如夜闇闻此大乘般泥洹经微密之教，犹如日出见诸正法。如彼田夫遇夏时雨，摩诃衍经无量众生皆悉受决现如来性，八千声闻于法华经得受记别，唯除冬冰一阐提辈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犹如有人为非人所持，若被恶毒，而得良医，或遣咒术，或遣咒药，彼患即消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若比丘、比丘尼乃至外道，在在处处若书经卷为人演说，其有众生若读若闻，斯等皆为菩提之因。不乐菩提未发道意，及四重禁、五无间罪，诸邪恶毒皆悉消灭，唯除一阐提辈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犹如大王身中有虫，密食其肉而王未觉。时有良医知其病相，语彼王言：‘身中有患，应疾治之。’时王不信不欲令治，其师畏怖不敢与药，密加咒术令虫自落，王见病已乃信师语厚相待遇。诸众生等亦复如是，闻摩诃衍般泥洹经，不乐菩提及未发意，诸佛菩萨方便为说。虽不即受而于梦中、若命终时，便自觉悟发菩提因，除一阐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良医，善教其子学八种术，上要秘方隐而未授，知八种术善通达已，然后悉教上要秘方。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，教法王子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先学灭除无量烦恼，于身修习不坚固想、众苦积聚、无常变坏、空无我所，又复教学九部契经令善通利，然后教学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令知众生有如来性是常住法，悉发无上菩提之因，除一阐提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，当知此经无上之术良医秘要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船师乘船度人，到彼岸已还度余人；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乘摩诃衍般泥洹船，随彼众生应受化者而济度之，般泥洹已复于余处度诸众生。是故如来名大船师，是故如来为常住法，为度人故现有出没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人乘船欲度大海，若得利风速到彼岸，若不得风，或经年岁，或能溺死；如是众生得摩诃衍般泥洹风，速度生死到菩提岸，若不得者，永溺生死轮回苦海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人入海遇值波浪，计无济理端坐待死，忽遇风王吹到一国不觉闇至，欣庆无量生奇特想；如是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为大风王，众生不知而不乐向发菩提心，般泥洹风密吹令至菩提境界，方知真实生奇特想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蛇脱皮，更游余处而实不死；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泥洹舍彼故身如脱皮去，是故如来名为善逝，舍毒药树方便之身，或复于余阎浮提方便现化。是故，善男子，当知如来是常住法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金师得好真金，随意能造诸庄严具种种器服；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随彼受化于二十五有，悉能现身而度脱之。是故如来名无量身，亦名常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庵罗树及阎浮树于三时变，有时茂叶，有时华果，有时衰落，非为彼树枯而更生；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应供等正觉方便之身，为教化故亦三时现，示有出生、成佛、现般泥洹，其实常存而不灭尽。善男子，如来密身其如此也，如来密口方便密教亦复难知。方便密教者，善男子，譬如大王命诸群臣，亦有如是隐密之教。如有时言持先陀婆来，而先陀婆，一名四实：一者、盐，二者、澡槃，三者、马，四者、剑。是四种物皆名先陀婆。若王食时命其左右索先陀婆，诸臣应知王必索盐。若王食已索先陀婆，诸臣应知必索澡槃。欲诣林园索先陀婆，诸臣应知王必索马。临阵斗时索先陀婆，诸臣应知必索利剑。王有如是隐覆之言，诸臣亦应知其旨趣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隐密之教，亦有四种如说无常。其诸善男子应知，如来生阎浮提，当现泥洹是摩诃衍修无常想。若当如来说正法灭，其诸弟子应作是知，如来说苦此摩诃衍修行苦想。如来说身为众患器，又言僧宝亦当归灭，其诸弟子应作是知，佛说无我此摩诃衍修无我想。若说无想空、无所有及解脱者，其诸弟子应作是知，此摩诃衍说二十五有而得解脱，是故说空，众苦悉灭说无所有。极乐无想无常变易所不能坏，是故名为常住非变易法。当知解脱即是如来，其如来者即如来性，一切众生身中悉有。如是知者是我弟子，善解如来微密之教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天旱，药草、香华、甘果、树木，皆悉萎悴不成果实，诸余一切水陆草木，亦皆枯干而无光泽，又于来年复难生长；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我灭度后，其诸弟子如旱天华果不能成实。如被贼城，亡失真宝守糠糟聚；众恶比丘既失宝已，抄略撰集不善解义宽纵慢堕。哀哉大险！当来之世甚可怖畏！快哉大利！当来众生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得闻其耳，随所闻经受持讽诵，解其义趣广为人说，因斯当得真实菩提！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有国土城邑聚落有卖乳者，或持水杂欺诳他人而求财物，其贩乳者亦复如是，以水杂卖展转相欺，人买食之无有乳味；如是，善男子，我泥洹后正法

未灭八十余年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于阎浮提流行于世，诸恶比丘宽纵懈怠，众魔伴党坏乱正法，自造经论偈赞颂叹，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抄略增损，为利养故欲多畜积非法财物，坏乱正味令法薄淡，加复邪说文字不正。误受学者，亦不尊重供养恭敬，内怀邪谄，为利养故现乐法相。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当于尔时为斯等辈之所毁辱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以斯义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摩诃衍般泥洹经当勤方便立丈夫志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性者，丈夫法故；女人志者，于一切法多生染著，力不堪任发摩诃衍深经妙味。善男子，譬如蚊蚋身出津泽，不能令此大地润洽；其女人法犹如大地多诸渴爱。譬如大海，一切天雨百川众流皆归于海，而彼大海未曾满足；女人之法亦复如是，贪受五欲而无厌足。是故，迦葉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得方便离女人法，当勤修习此摩诃衍般泥洹经。所以者何？此摩诃衍般泥洹经说如来性丈夫法故。若有众生不知自身有如来性，世间虽称名为男子，我说此辈是女人也。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有如来性，世间虽称名曰女人，我说此等为男子也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无量无边功德积聚，广说众生有如来性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得疾成如来性者，当勤方便修习此经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我今修习般泥洹经，始知自身有如来性，今乃决定是男子也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当勤方便学此深法，如蜂采华尽深法味。譬如，迦葉，蚊虫津泽不能令此大地沾洽；如是，善男子，当来之世，众恶比丘坏乱经法，无数无量如高旱地，非此大乘般泥洹经所能津润。所以者何？当知正法灭尽衰相现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夏末冬初秋雨连注，温泽潜伏；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我般泥洹后正法衰灭，于时此经流布南方，为彼众邪异说非法云雨之所漂没。时彼南方护法菩萨，当持此契经来诣罽宾潜伏地中，及诸一切摩诃衍方等契经于此而没。哀哉！是时法灭尽相，非法云雨盈满世间；修习如来恩泽法雨，护法菩萨人中之雄皆悉潜隐。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佛如来、声闻、缘觉性无差别，唯愿广说令一切众生皆得开解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有人多养乳牛，青黄赤白各别为群，欲祠天时集一切牛，尽□其乳著一器中同一珂色；如是，善男子，诸佛如来、声闻、缘觉，其性清净皆同一色。所以者何？同漏尽故。譬如金师取其金矿种种异色，销镕精炼纯一金色。所以者何？无量无数粗矿烦恼皆消灭故。是故当信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一切众生皆有真实如来之性悉同一色。”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无差别，于此未了。且置众生，如世尊说，声闻、缘觉及诸菩萨不得大般泥洹，唯有如来得此大般泥洹，是故当知非声闻、缘觉及诸菩萨同如来也。若无差别，云何世尊独于无量阿僧祇劫，修行方便积累功德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先所说，是则如来方便密教，言诸声闻不得泥洹。是故当知，一切皆以此《大般泥洹经》而般泥洹，唯佛境界，是故此经名大般泥洹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则为异。如佛所说，声闻、缘觉及诸菩萨，皆当悉归如来泥洹，犹如百川归于大海常住之法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最常也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云何，世尊，如来之性不异异耶？”

佛言：“有异。”

迦葉白佛：“云何为异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牛乳，一切声闻如来之性亦复如是。犹如成酪，一切缘觉如来之性亦复如是。犹如成酥，菩萨摩诃萨如来之性亦复如是。犹如醍醐，诸佛如来其性亦然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四种差别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一切众生其性云何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乳未成，与水血合，无量烦恼覆蔽如来真实之性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拘夷城有旃陀罗，名曰欢喜，当成佛道，于此世界千佛之数。世尊记别一发念顷便成佛道。以何等故，世尊不记尊者舍利弗、目揵连等速成佛道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或有声闻及辟支佛、诸菩萨等不发速愿。护持正法有速愿者，斯等发愿有差降故，因菩提力世尊记别速成佛道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商人载摩尼宝，道路经由野人聚落唱卖珍宝，诸野人辈闻声来看见宝不识，即便大笑谓为塼石；如是，善男子，如来记别诸声闻等，当成佛道得最胜处，当来之世有诸比丘，宽纵懈怠不识真宝犹如野人，疾病困苦贫穷出家，信心浅薄邪命谄曲，若闻如来授声闻决即便大笑，当知是辈为沙门像，非真沙门。是故，善男子，或有发愿速持正法，又复不发速持愿者，是故如来随其迟速而授彼记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勤修方便护持正法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人中之雄不坏眷属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众生不知六味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不知三宝始终长存，是等众生不知六味。如人口爽，不知甜、苦、辛、酢、咸、淡六味差别；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愚痴无智不知三宝是长存法，是故名为不知味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其诸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法，我说斯等名为生盲。肉眼众生知如来性是常住者，我说是等名为天眼。若有众生闻摩诃衍能信乐者，我说是等亦名天眼。正使众生有天眼者，不知如来是常住法，我说斯等名为肉眼。所以者何？如来之性常住真实，而彼不能勤修习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当知如来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种种形类悉能化现，同其境界而为说法，一音说法彼彼异类各自得解，叹言：‘善哉！如来以我音声说法。’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人生子始十六月言语不正，而彼父母欲教其语，先同其音渐渐教学，当知父母非实不正；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为教化故同彼形类音声语言，然其如来不实同彼，方便示现随顺世间。”

随喜品第十八

尔时，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普照四众。光明照已，纯陀长者便疾奉施如来大众最后供养。

尔时，纯陀与诸眷属得大欢喜举声叹曰：“哀哉希有！供养如来难复再遇。”即以种种众宝之钵，盛上味饭持来向佛。

当于尔时，有大威神天而遮其前，谓纯陀言：“勿便供养，愿令我等复得须臾瞻睹如来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放光明照彼天子，时彼天神承佛圣旨听纯陀前。

尔时，天人及诸众生种种杂类，各异音声内怀悲感哀声动地，与纯陀俱供佛及僧，奉施最后檀波罗蜜。

尔时，世尊欲令比丘、比丘尼及诸众会知时到故，复放光明悉照众会。时诸比丘知时已至，各整威仪，执持应器如受施法。纯陀长者为佛及僧布置种种众宝床座、悬缯、幡盖、香华、璎珞。尔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庄严殊妙，犹如西方极乐国土。纯陀长者住于佛前，忧悲怅怏重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犹可哀愍，住寿一劫若过一劫。”

佛告纯陀：“汝欲令我久住世者，宜知是时，当疾供设最后檀波罗蜜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唯然世尊。”

尔时，一切众生异类、天人、菩萨同声唱言：“奇哉纯陀！为最后施！奇哉纯陀！为极大施！然今我等所设供具，于兹便成无用之物。”各各叹恨愁忧苦恼。

尔时，世尊自身毛孔一一皆出无量化佛，一一皆有比丘眷属，应彼一切令得供养。时诸众生皆大欢喜。

尔时，纯陀所设供具承佛威神，诸来大会皆得充足。纯陀欢喜而自念言：“今日如来一切大众，皆悉受我最后供养，然后如来当般泥洹。”其余众生亦作是念：“今日如来与诸大众，受我最后饭食供养，然后泥洹不受余请。”是时坚固林侧其地狭小，以佛神力故，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，及其眷属于中坐食。

尔时，天、人、阿修罗众，皆大悲叹而作是言：“今日如来受我最后饭食供养当般泥洹，我等复当何所奉事？哀哉我等，孤无荫护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为一切而说偈言：

“汝等莫悲叹，诸佛法应尔，

虽曰为泥洹，亦未究竟尽。

如来常住法，永处最安隐，

诸有狐疑者，谛听我今说。

我已离食想，身无饥渴患，

我今当为汝，说其随喜法，

令一切众生，得安隐快乐。

诸佛如来性，真实常住法，

今汝等闻已，当勤方便修。

如乌及鸱鸟，其性甚相违，

能令同群游，止宿相娱乐。

如来视一切，犹若罗睺罗，

应常舍慈悲，永入于泥洹，

能令盛毒蛇，兔罗同其穴。

如来舍慈悲，永入于泥洹，

能令伊兰树，同百叶华香。

如来舍慈悲，永入于泥洹，

能令迦留果，味同耽摩罗。

如来舍慈悲，永入于泥洹，

能令一阐提，悉成平等觉。

如来舍慈悲，永入于泥洹，

若一切众生，一时成佛道，

如来舍慈悲，永入于泥洹。

假使蚊蚋水，浸坏此大地，

百川皆流溢，大海悉盈满，

如来舍慈悲，永入于泥洹。

汝等诸众生，深乐正法故，

谓如来永灭，忧悲而愁叹，

从今于如来，莫念非常想。

当知如来性，长存不变易，

法僧亦复然，皆非磨灭法。

“如是，善男子，此三法者，常住不变真谛之言。一切众生遭诸恐怖，此真谛说能令安隐。欲度一切险难旷野，此真谛说能令得度。此真谛说能令枯树更生华叶。若此四众闻是三法常住随喜说者，设未发意不乐向者，斯等皆为菩提之因。三法常住，是为如来最妙随喜诚谛之说。若比丘、比丘尼能为一切众生解说三法常住，当知是等堪受一切罗汉供养，若异此者则不堪受。乃至一切旃陀罗等，乐闻如来随喜说者，亦复得离诸忧恐怖。”

尔时，天、人、阿修罗等，闻说如来为常住法，心得欢喜，心得柔软，心得真实，心离阴盖，心得清净，颜貌怡悦如莲华敷，散诸天华，烧众名香，鼓天伎乐供养如来及比丘僧。

尔时，世尊告迦葉言：“善男子，汝见何等希有之事？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我见奇特未曾有事，见一切诸天、人民、阿修罗等设供具者，各得如来与诸大众受其饮食。又见是中其地狭小容诸如来大众床座，一针锋处乃有无量诸佛眷属而受供食说随喜偈，彼诸众生各不相知，而谓如来独受我请。而今世尊与诸大众哀愍纯陀，受彼最后檀波罗蜜，佛神力故令此大众皆得满足，然其世尊实不揣食。唯诸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等人中之雄，能知如来方便现化。为此奇特未曾有事，声闻、缘觉所不能知。甚奇！世尊，无数无量如来常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纯陀言：“汝见奇特未曾有不？”

纯陀白佛：“唯然，已见。向见如来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如是如来无量无数，与诸菩萨眷属围绕。今见世尊真实之身，独处大众犹如药树，与诸菩萨前后围绕。”

佛告纯陀：“向者诸佛皆是现化，哀愍安乐一切众生开其意故，令彼功德不可得尽作此现化，而诸众生悉不能知。唯诸菩萨成就无量菩萨功德，人中之雄，能知如来方便现化。汝今纯陀，亦复成就菩萨功德十地之行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我等皆当修习菩萨一切随喜。”

佛告纯陀：“莫随贪果如余契经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诸余契经为非经耶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彼说有余。”

纯陀白佛言：“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如我所说：

“一切叹布施，无有呵施者，

施犯戒福少，施持戒福增。

“我说是契经，虽叹一切施而施有差降。施犯戒者无毫厘福，布施持戒获其大果不必悉同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云何世尊而说斯偈一切赞叹布施功德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除一种人叹一切施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除何等人叹一切施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除一阐提犯戒谤法，叹一切施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何等名为一阐提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诽谤经法，口说恶言，永不改悔，于诸经法心无归依，如是等人向一阐提道。若复众生犯四重禁，作无间罪，不自改悔而无惭耻，彼于正法永无护惜，不与护法之人以为知识，于诸善事未曾赞叹，若复邪见无佛法僧，我说斯等向一阐提道。除斯等类，叹一切施。”

纯陀白佛：“何名犯戒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犯四重禁、五无间业、诽谤正法。”

纯陀白佛言：“如此重罪有差降耶？”

佛言：“有差降。彼虽犯戒，尚服法衣而生惭愧：‘咄哉！我今犯斯重罪。何其怪哉！造斯大苦。’而怀恐怖生护法心：‘我当赞叹护诸法者，当复降伏诸非法者，于方等经、诸禅三昧方便勤修。’若如是者，我说斯等为不犯戒。所以者何？如日光出，微尘障翳皆悉不现。如是修习此摩诃衍契经日光，无数无量众罪积聚皆悉消灭，是故此经说护法者得大果报。若不尔者，是则名为最大犯戒，若施此等无毫厘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犯四重禁能知真实如来之性兴护法心，若施此等，所以得大果报者何？譬如有女人，国土荒乱，将一婴儿欲至他国，道遇大水泛涨流漫，携儿而渡，水流漂急不舍其儿，母子俱溺。然彼女人曾作大恶，以护子功德命终生天；如是，善男子，犯四重禁、五无间业，深自悔责兴护法心，本作不善获恶之业，以护法故得为福田堪受信施，护法功德亦得大果。”

纯陀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一阐提还生信心悔过三尊，若人施与，得大果不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莫作是语！譬如有人食庵罗果，并取其核坏而食之，持彼空核种著地中，虽复溉灌终不得生；彼一阐提亦复如是，坏善种子欲令改悔生其善心，无有是处，是故名为一阐提也。布施持戒得大果者果亦不同。所以者何？布施声闻及辟支佛，所得果报皆有差别，唯施如来获最上果。是故说言，非一切施得大果报。”

纯陀白佛言：“何故世尊而说此偈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有因有缘。时王舍城有不信优婆塞奉事尼揵，而来问我布施之义，我摄彼故为说斯偈。当知如来方便密说，为菩萨故，非是一切。悉能了知，是故菩萨人中之雄，当于如来有余说中分别其义，降伏一切诸犯戒人，如除稊稗害善苗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我所说偈：

“一切江河必回曲，一切丛林必树木，

一切女人必谄伪，一切大力必安乐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即从座起，整衣服为佛作礼，而说偈言：

“非一切河必回曲，非一切林必树木，

非悉女人心谄伪，非为大力悉安乐。

“如是世尊略说法门，非决定说。所以者何？此三千世界中阎浮提外，余阎浮提有正直河，其直如绳，从其西海直至东海。如方等阿含中说，是则如来有余之说。一切丛林必树木亦有余说。所以者何？林有二种，亦有金、银、琉璃、宝树之林。一切女人必谄伪者亦有余说，有诸女人持戒清净，其心质直。一切大力必安乐亦有余说，如来法王最为大力名为安乐，转轮圣王及诸天神亦名大力而不安乐，是故当知非一切大力皆为安乐，唯有常住非变易法大力泥洹安隐快乐。譬如良医与彼病者醍醐令服，时彼病者请良医言：‘更与我药，我堪食之。’良师答言：‘但食尔许，消已更食。若顿食不消，或能杀人。’时彼良师实哀病者恐其死故。如是如来慈哀愍伤，欲灭波斯匿王大臣夫人高慢心故，说此偈言：

“一切江河必回曲，一切丛林必树木，

一切女人必谄伪，一切大力必安乐。

“当知世尊言无漏失。如此大地可令反覆，如来之言终无有失。是故一切有余无余，皆是如来摄众生故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哀愍一切诸众生故，广说如来有余无余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于他善随顺，不观作不作，

但自观身行，谛视善不善。

“如是，世尊，说此正法亦复非为究竟之说。所以者何？众邪外道皆向泥犁，然佛世尊教诸弟子皆向泥洹，若生天上此则名为毁誉之说。如是种种不随顺说，云何世尊偈中说言，于他善随顺？”

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我所以说善随顺者，有因有缘。时阿阇世王害父王已，来诣我所而问我言：‘云何世尊为一切智、非一切智耶？若一切智者，提婆达多于百千生中于如来所常怀恶心，云何听使而得出家？我即为彼而说此偈：‘于他善随顺。’彼阿阇世王，有害父罪而不自觉，如来欲使自省己过令其罪轻，是故说言：‘但自观身行，谛视善不善。汝今云何见不随顺，若有持戒修行慈心而观彼过？’是则诸佛如来之法，

欲令己身及诸众生悉皆安乐，是以应观他作不作，己身亦然。常作是观，是我弟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我说偈：

“一切皆惧死，莫不畏杖痛，

恕己可为譬，勿杀勿行杖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非一切惧死，一切畏杖痛，

亦不悉喻己，而恕彼众生。

“如是，世尊，略说法门亦非究竟。所以者何？如阿罗汉、转轮圣王、玉女、象马、大臣之宝，若诸天人及余众生能加害者，无有是处。勇士、烈女、野马、兽王，持戒比丘虽有对至而不恐怖。一切皆惧死，莫不畏杖痛，是则有余说。又复不可以己喻彼。所以者何？若阿罗汉以己喻彼则为命想，若命想者此非上士，计命想者愚夫邪见向恶趣门。又复罗汉，我及众生空无所有，谁死？谁杀？起害想者，无有是处。而彼所说我为喻者，为有我喻，为无我喻？若是我喻，则为下劣；若无我喻，是阿罗汉无有譬喻。然佛世尊，不以无因而妄说法。有王舍城大猎师主杀生，供施请佛及僧唯愿哀受。然佛世尊未曾食肉，等视一切如罗睺罗，即为猎师，而说此偈：

“当观长寿者，不害众生故，

一切皆惧死，莫不畏杖痛，

恕己可为喻，勿杀勿行杖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人中之仙安慰众生，善说如来方便密教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说偈言：

“恭敬于父母，增加其供养，

缘斯孝道故，死堕无择狱。

“世尊，此偈说无明恩爱以为父母，众生随顺令其增长造诸恶业，死即当堕无择地狱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我所说偈：

“一切因他势力苦，一切己力自在乐，

一切憍慢势暴害，一切贤善人所爱。”

文殊师利复说偈言：

“非一切因他力苦，亦非己力自在乐，

非一切慢势暴害，非一切贤人所爱。

“此是世尊略现法门，非究竟说。所以者何？如庶民子从师而学，俯仰进止悉由于师，道艺既成永得安乐。如王者子己力自在，不随他教愚闇常苦。所以如来说此偈者，其诸众生为魔所持不得自在，如来为彼而说此偈。是故当知非为一切他力故苦，亦非一切己力故乐。一切憍慢势暴害者，此亦有余说，非一切慢为尽暴害。犹如有人憍慢傲俗，出家学道或计福德持戒清净，当知是等虽为憍慢非为暴害。一切贤善人所爱者，亦有余说。如内法中犯四重禁，能自克励执持威仪，虽修贤行，以破正业，人所不爱。何因世尊而说此偈？”

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诸佛如来不以无因而妄说法。时王舍城有拘邻女，名须跋陀罗，恶厌世俗，来诣佛所欲求出家。女人之法不得自在，制由男子。自归三宝，佛知其意，亦知是时而说此偈，一切由他势力苦。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人中之仙，能问如来方便密教。”

文殊师利复说偈言：

“一切众生类，皆依饮食存，

一切诸婴儿，悉无吝惜心，

一切诸世间，揣食增其病，

一切行法者，同止得安乐。

“如是，世尊，今受纯陀饭食供养将无增患？”

尔时，世尊复为文殊师利，而说偈言：

“非一切众生，皆依饮食存，

非一切婴儿，悉无吝惜心，

非一切世间，揣食增其病，

非一切行法，同止得安乐。

“汝文殊师利所得病者，我当得病。诸阿罗汉及辟支佛、菩萨、如来悉不揣食，此则诸佛如来定法。若言罗汉及辟支佛、菩萨、如来曾揣食者，坏大士义。而受众生百千布施，赞叹一切布施功德，欲济众生渡三恶道无边苦海。虽不揣食而常叹施，欲令众生

成檀波罗蜜。端坐树下六年苦行，岂谓不食而形瘦耶？勿谓如来众生同数。如来已渡爱欲诸流，不同世人境界行处。如来境界不可思议，声闻弟子亦复如是。言揣食者是有余说；一切婴儿离慜惜者亦有余说；乃有无量永离慜心无动快乐，一切揣食增其病者，亦有余说；外来之病剑刺疮疣其数无量，一切行法同止安乐者，亦是如来有余之说。其法多种，亦有修习世俗善法，身口意业种种净法、种种信心，而共同止不相随顺。是故当知诸佛如来，不以无因缘故违义而说，以教化故方便说法。时有半头梵志，与诸同止修天祠斋法，来诣佛所，为降伏彼令舍异见，而说此偈。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云何，世尊，诸余契经皆是如来有余说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善男子。若有众生功德成就善解深法，如来为说常住安乐无余之法。诸余众生乐闻法者，如来为彼，或有余说，或无余说。”

迦葉菩萨即大欢喜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等视众生犹如一子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男子，应当如是谛解深法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如来，说此方等般泥洹经所得功德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闻其名者所得功德，非是声闻及辟支佛能究竟说。此摩诃衍般泥洹经，所生功德不可思议，唯是诸佛如来境界。”

尔时，诸天、世人及阿修罗，即于佛前一心同声，以偈颂曰：

“如来天中天，甚深难思议，

如来之所说，方等泥洹经，

出生诸功德，亦不可思议，

正法难思议，僧宝亦复然。

唯愿天中天，哀愍小留住，

上座尊迦葉，眷属须臾至。

尊者阿难陀，多闻大仙士，

及摩竭提王，国王阿阇世，

斯等于如来，最亲密弟子。

彼诸正士等，必怀疑惑想，

如来为泥洹？为当长存世？

此等心怀疑，于何而取定？

愿哀须臾住，待至为决疑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诸大众，而说偈言：

“诸怀疑惑者，汝等勿忧虑，

我法生长子，上座大迦葉，

阿难多闻士，是等须臾至，

要令彼见我，我当般泥洹。

如斯智慧士，观如来双足，

彼自知我身，常无常真实。”

尔时，一切大众眷属供养如来天缯、华盖，烧众名香，作天伎乐，其数无量不可为喻。供养佛已，万恒河沙诸众生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住于菩萨最初住地。纯陀长者欢喜踊跃，菩提甘露以灌其顶。

尔时，世尊告文殊师利法王子、迦葉菩萨、纯陀菩萨：“汝善男子，自修其心，慎莫放逸。我今背疾，举身皆痛，欲须燕卧。汝文殊师利，当为一切四众说法。如来正法，今付嘱汝。乃至上座摩诃迦葉及阿难到，汝当广说。”

于是，世尊化众生故现身有疾，右胁著地，系念明想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3 种 / 4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泗/(千-十)]	□	2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禾+秀]	秀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414E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39）
[殼/牛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